臺大佛學研究．第四十七期
民 113 年 6 月，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頁 169-229
DOI: 10.6727/TJBS.202406_(47).0004

朝鮮後期《嘉興大藏經》佛典的刊行與其影響*

李鍾壽*

摘　要

本文考察 1681 年由中國漂流船傳入朝鮮的《嘉興藏》佛典之復刻、改刻本，並探討這些佛典對朝鮮佛教界的影響。本文具體考察《嘉興藏》在朝鮮復刻、改刻的情況及其影響，此點應具有學術價值。

1681 年 6 月，中國商船因遭遇颱風，漂流至朝鮮全羅道的荏子島，住在附近寺院的栢庵性聰聽說漂流船載有佛經的消息，立即趕往海岸收集。之後，性聰帶著收集的佛經前往樂安澄光寺，以作為講院教材的想法去進行復刻、改刻。即便在性聰圓寂後，也有多種《嘉興藏》佛典持續進行復刻、改刻。到目前為止，所刊行的《嘉興藏》佛典已確認有 22 種 249 卷。

當時傳入的《嘉興藏》佛典對朝鮮佛教界的影響，可分為三點來考察。第一是講院教育的確立，第二是華嚴學的流行，第三是戒脈傳統的復原。由於性聰以講院教材為中心刊行並流通《嘉興藏》佛典，全國講院皆得以使用同樣的教材學習，其中又以對《華嚴經疏鈔》的研究最為活躍，掀起華嚴學的流行風潮。而且在 17-18 世紀，《嘉興藏》中收錄與戒律相關的佛經屢次進行復

2024.03.14 收稿，2024.06.05 通過刊登。

* 本文由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金妍希小姐譯為中文。金妍希小姐不辭辛勞協助完成翻譯，筆者在此謹致由衷感謝。

** 作者係韓國國立順天大學校史學科副教授。

臺大佛學研究資料庫

刻，進而加深戒律的理解，從此得以復原戒脈的傳統。因此，1681 年《嘉興藏》的傳入與刊行，對朝鮮佛教界帶來一股新的活力。

關鍵詞：《嘉興大藏經》、中國漂流船、朝鮮佛教講院教育、朝鮮華嚴學、朝鮮戒脈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1681 年（朝鮮肅宗 7 年）農曆 6 月 5 日，因為颱風侵襲，朝鮮全國遭受巨大損失，從 7 月 5 日開始，相關消息陸續上報朝鮮朝廷。其中一份報告提及有中國船漂流至全羅道的荏子島，羅州官衙於是前往收拾船上裝載的各種物品，並送至漢陽。[1] 羅州官衙送去的物品中，包含一千餘卷的佛經，該佛經即是明末清初刊行的《嘉興大藏經》（以下簡稱《嘉興藏》）。中國漂流船原是前往日本的商船，推測為當時掌握海上的臺灣鄭氏勢力庇護下進行貿易的商船。日本進口《嘉興藏》後，以此進行復刻、改刻，並編為《黃檗大藏經》刊行。

當時，中國漂流船所載木函，木函內裝有佛經，其中部分木函散落在全羅道海岸邊，一些僧侶們收集這些佛經並刊行復刻、改刻本，《嘉興藏》佛典的刊行對朝鮮佛教界產生巨大影響。針對這個問題進行的相關研究從 2008 年開始。

筆者在 2008 年發表的論文中，首次確認 1681 年 6 月中國漂流船裝載的佛典是《嘉興藏》，其以南部地區為中心傳入，並進行復刻。[2] 此後持續調查是否留下漂流船載有的《嘉興藏》原刊本、有無其他的復刻版本，在此過程中，發現靈光佛甲寺佛像的裝藏物品中，部分佛典為《嘉興藏》，還確認潭陽龍興寺也收藏《嘉興藏》佛典。[3] 另外，在調查《嘉興藏》版佛典的復刻本時，

---

1 朝鮮．《肅宗實錄》卷 12，肅宗 7 年 7 月 9 日，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影印縮刷版朝鮮王朝實錄》冊 38（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81 年），頁 542 下 16-17。

2 李鍾壽（이종수），〈숙종 7 년 중국선박의 표착과 栢庵性聰의 佛書刊行〉（肅宗 7 年中國船的漂流與栢庵性聰的佛經刊行），《佛教學研究》第 21 號（2008 年 12 月），頁 259-295。

3 姜順愛（강순애），〈靈光 佛甲寺 八相殿의 腹藏典籍考〉（靈光佛甲寺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發現一些佛典不是直接照《嘉興藏》原典刊刻，反而是重新修改字或匯編多種佛經而刊刻的改刻本。並且也得知復刻本《華嚴經疏鈔》成為 18 世紀華嚴學流行的催化劑。[4]

此後，幾位學者根據筆者的研究內容，發表了以下幾篇論文。徐秀晶確認 1694 年刊行的龍興寺本《禪源諸詮集都序》是《嘉興藏》佛典的復刻本，並且介紹與筆者一同調查過的海印寺白蓮庵書庫所藏 96 種 178 冊《嘉興藏》佛典。[5] 但是白蓮庵所藏《嘉興藏》佛典難以被視為 1681 年傳入朝鮮的佛經，推測應是 19 世紀由中國購買而來。另外，在研究《嘉興藏》的碩士論文中，李美亭研究中國的《嘉興藏》編纂過程，姜炫燦則具體考察《嘉興藏》收錄的《華嚴經疏鈔》之復刻，兩位學者將碩士論文的內容加以補充，並刊登於學術期刊。[6] 近來，筆者將這些研究成

八相殿的腹藏典籍考）《書誌學研究》第 32 號（2005 年 12 月），頁 61-105；李鍾壽（이종수），〈應松 朴暎熙 所藏 불교문헌의 종류와 가치〉（應松朴暎熙所藏佛教文獻的種類與其價值），《佛教學報》第 68 輯（2014 年 7 月），頁 293-319。

4 李鍾壽（이종수），〈조선후기『嘉興大藏經』의 復刻〉（朝鮮後期《嘉興大藏經》的復刻），《書誌學研究》第 56 號（2013 年 12 月），頁 327-352；李鍾壽（이종수），〈조선후기 華嚴學의 유행과 그 배경〉（朝鮮後期華嚴學的流行與其背景），《書誌學研究》第 42 卷（2015 年 3 月），頁 59-82。

5 徐秀晶（서수정），〈『禪源諸詮集都序』의 刊行과 유통판본 고찰 - 중국과 한국 유통본을 중심으로〉（《禪源諸詮集都序》的刊行與流通版本考察——以中國與韓國的流通版本為中心），《韓國佛教學》第 59 號（2011 年 2 月），頁 197-236；徐秀晶（서수정），〈海印寺 白蓮庵 佛書의 전래와 그 특징〉（海印寺蓮庵佛書的傳入與其特徵），《書誌學研究》第 81 號（2020 年 3 月），頁 157-190。

6 李美亭（이미정），《明末『嘉興大藏經』編修와 江南 居士》（明末《嘉興大藏經》的編修與江南居士），（首爾：東國大學校碩士論文，2011 年）；李美亭（이미정），〈명말 강남 사대부의 佛學 유행과『嘉興大藏經』開版〉（明末江南士大夫的佛學流行及《嘉興大藏經》開版），《明清史研究》第 42 卷（2014 年 10 月），頁 65-99；姜炫燦（강현찬），《조선후기『華嚴經疏鈔』의 板刻과 華嚴學의 성행》（朝鮮後期《華嚴經疏鈔》

臺大佛學研究中心

果綜合起來，在英文期刊上發表傳入朝鮮的《嘉興藏》佛典之刊行與其影響。[7] 另外，臺灣學者陳玉女教授考察《嘉興藏》的日本與越南之傳入，也介紹傳入朝鮮的《嘉興藏》。[8]

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新審視 17-19 世紀在朝鮮刊行的《嘉興藏》佛典，並檢討《嘉興藏》佛典的復刻、改刻對朝鮮佛教界的影響。同時欲介紹現存 1681 年傳入朝鮮的《嘉興藏》佛典。

貳、《嘉興藏》佛典的刊行

肅宗年間（1674-1720）獻給朝廷的《嘉興藏》佛典，後來都被送至南漢山城的開元寺，但是尚未究明此佛典的下落如何，據推測 19 世紀末開元寺遭遇火災時，可能全被燒毀。然而，從漂流船掉落的部分木函散落到鄰近海岸上，木函裡裝有的《嘉興藏》佛典開始流通於朝鮮佛教界，其中部分佛典被復刻或改刻。到目前為止，筆者所發現的《嘉興藏》復刻及改刻本，共計 22 種 249 卷。這些佛經以刊行地區為標準，可分為智異山圈及非智異山圈來考察。

的刊刻與華嚴學的盛行），（首爾：東國大學校碩士論文，2015 年）；姜炫燦（강현찬），〈조선후기『華嚴經疏鈔』의 板刻과〈靈澄二本對校〉본의 의의〉（朝鮮後期《華嚴經疏鈔》的刊刻及〈靈澄二本對校〉本的意義），《韓國思想史學》第 53 卷（2016 年 8 月），頁 81-121。

7 Jong-su Lee, “Accidental Influence of a Chinese Canon on Korean Buddhism: The Jiaxing Canon, Its Transmission Effec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Journal of Korean Religions* 14, no. 2 (October 2023): 27-56.

8 陳玉女，〈明清嘉興楞嚴寺《嘉興藏》之刊印與其海內外流通〉，《佛光學報》新 6 卷第 1 期（2020 年 1 月），頁 123-204；陳玉女，〈장경과 동아시아 해양무역：명청『가흥장』의 조선 왕조 유통을 예로〉（藏經與東亞海貿：以明清《嘉興藏》的朝鮮王朝流通為例），收入國立海洋博物館編，《불교문명 교류와 해역세계》（佛教文明交流與海域世界）（釜山：國立海洋博物館，2021 年），頁 210-261。

臺大學術期刊論文

一、智異山圈寺院的《嘉興藏》復刻、改刻

（一）17 世紀《嘉興藏》佛典的復刻、改刻

序號	書名		卷數	刊行事項（刊行主體、刊行地點、刊行時間）	復・改刻
（1）	《四經持驗記》	《歷朝華嚴經持驗紀》	4	栢庵性聰，樂安澄光寺，1686 年	復刻
		《歷朝法華持驗紀》			復刻
		《歷朝金剛持驗紀》			復刻
		《觀世音持驗紀》			復刻
（2）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		10	栢庵性聰，樂安澄光寺，1686 年（1714 年，在智異山王山寺另取得科文後再刊刻。1752 年，在安邊釋王寺第二次復刻，1801 年在谷城泰安寺第三次復刻）	復刻
（3）	《淨土寶書》		1	栢庵性聰，樂安澄光寺，1686 年	改刻
（4）	《大明三藏法數》		50	栢庵性聰，樂安澄光寺，1690 年	復刻
（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90	栢庵性聰，樂安澄光寺，1690-1700 年（1773-1775 年，在德裕山靈覺寺，第二次復刻，1855 年，在鐵原地藏庵，第三次復刻）	復刻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序號	書名		卷數	刊行事項（刊行主體、刊行地點、刊行時間）	復·改刻
（6）	《四分律七聚大目抄》	《四分律略目》	1	晚覺，順天仙巖寺香爐庵，1691 年（《四分律七聚大目抄》在 1769 年安東鳳停寺第二次復刻，1797 年在咸陽碧松庵第三次復刻）	改刻
（7）	《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		1		
（8）	《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編》（附〈六離合釋論〉）		4	栢庵性聰，智異山雙溪寺，1695 年（1764 年在德山伽倻寺第二次復刻，1827 年在長城雲門庵第三次復刻）	改刻
（9）	《華嚴懸談會玄記》		40	桂坡性能，智異山雙溪寺，1695 年	復刻

栢庵性聰（1631-1700）是首次收集與刊行《嘉興藏》佛典的僧侶，他主要駐錫於松廣寺，鞏固了朝鮮後期最大佛教派系之一的浮休系，被評價為確立佛教講院教學科目之人。[9]1681 年，栢庵性聰駐錫於鄰近西海岸的靈光佛甲寺時，聽到漂流船佛典的消息，前往海岸邊收集佛經。[10] 對於當時的情況，據 1766 年（朝鮮英祖 42 年）金相福（1714-1782）所撰〈栢庵性聰碑文〉記載：

---

9 栢庵性聰為繼承浮休善修（1543-1615）- 碧巖覺性（1575-1660）- 翠微守初（1590-1668）的法脈之浮休系。關於浮休系的派系問題，請參見金龍泰（김용태），〈'浮休系'의 계파인식과 普照遺風〉（「浮休系」的派系認識與普照遺風），《普照思想》第25號（2006年2月），頁315-359。

10 朝鮮・石室明眼，〈新刻華嚴經疏鈔後跋〉，唐・實叉難陀譯，澄觀撰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卷 80，1690 年刊本，ABC, NC, no. 01957_0066, p. 122, 3-5：「栢庵禪師，常究華嚴奧義而不見鈔釋，心病久矣。壬戌夏嘗遊佛岬，得此訣於西海上。」

> 嘗於浦海邊，見大船來泊，視其所載，卽大明平林葉居士，所校刊《華嚴經疏鈔》，及《大明法數》、《會玄記》、《金剛記》、《起信記》、《四大師所錄》，與《淨土寶書》等一百九十卷也。師乃大驚異，暨其徒眾，頂禮虔奉，發信心，刊諸經，數年內而傳行于世。自是四方之學佛者，莫不靡然尊敬，推以為宗師焉。[11]

如上紀錄所看，性聰似乎發現漂流船的佛典之後，與大眾一同發起心刊行佛典。然而，他收集的所有《嘉興藏》佛典，不完全來自於漂流船。因為漂流船上的佛典，已由羅州官衙收集後送上漢陽，所以性聰能夠收集到的佛典應該是官衙沒有及時收取，而散落在海岸邊的佛典。1681 年中國船漂流至荏子島時，彼時性聰的年紀為 51 歲，直到他 55 歲時帶著收集到的佛典前往澄光寺為止，在此 4 年間，他四處打聽並收集散落在各地的佛典。[12]

性聰收集《嘉興藏》佛典的管道，除了從海岸邊直接收取之外，推測還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從南漢山城的寺院收集，另一種是從海上撈到並保管佛經的寺院取得。然而，在與性聰相關的任何紀錄裡，尚未見從南漢山城的寺院收集佛典的記載，卻常見從海上撈到而保管佛經的全羅道所在寺院中收集之紀錄。從性聰寫給九峯山普賢寺僧侶的信件中，可推測其情況：

> 某三入楞伽，再到逍遙、禪雲，其餘並海諸山，無不投蹤，搜采眾經，已得四百餘卷。……《雜華疏鈔》八十

---

11 朝鮮．金相福，〈栢庵堂性聰大禪師碑文〉，收入李智冠（이지관）編，《韓國高僧碑文總集》（首爾：伽山佛教文化研究院，2000），頁 298。

12 朝鮮．佚名，〈栢庵堂性聰大禪師碑文陰記．略譜〉，收入李智冠（이지관）編，《韓國高僧碑文總集》（首爾：伽山佛教文化研究院，2000），頁 301。

臺大學術期刊論文集

> 卷，才得太半，而未由完部，此余朝夕懸係者也。貴寺中所留一匣八卷，快然見許，少補其缺，則此亦法施之一大緣也。[13]

信件的內容為性聰對保管《華嚴經疏鈔》的普賢寺出借佛典表示感謝，而且從中仍可知當時普賢寺收藏的佛典僅有 8 卷，可推測《嘉興藏》佛典散落於多處寺院中。因此，性聰為了收集散落各處的佛典，還訪問楞伽寺及禪雲寺等寺院，在大海群山中徘徊尋找佛典。經過性聰不遺餘力的探求，才得以從各寺院中收集《嘉興藏》佛典，並進行刊刻工作。性聰駐錫於澄光寺和雙溪寺的期間，刊行 6 種 159 卷的《嘉興藏》佛典，這是在他一生刊行的 11 種 167 卷佛典中佔大部分的數量。除了《嘉興藏》佛典之外，性聰所刊行的其他佛典共計 5 種 8 卷，皆作為講院的教科書，其書目如下表格。

「栢庵性聰刊行的非《嘉興藏》佛典」

書名	卷數	刊行年	刊行地點
《大慧普覺禪師書》	1 卷	1686 年	樂安澄光寺
《法集別行錄節要幷入私記》	1 卷		
《禪源諸詮集都序》	2 卷		
《高峰和尚禪要》	1 卷		
《緇門警訓》	3 卷	1695 年	智異山雙溪寺

以下說明根據前揭「17 世紀《嘉興藏》佛典的復刻、改刻」情況（見頁 174-175 表格，括弧數字為表格中序號）。

---

[13] 朝鮮．栢庵性聰，〈與九峰普賢寺僧〉，《栢庵集》卷上，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編纂委員會編，《韓國佛教全書》冊 8（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1993 年），頁 474 上 10- 頁 474 中 10。在此文中「已得四百餘卷」之紀錄，與〈栢庵性聰碑文〉中的「一百九十卷」的紀錄衝突。對此筆者認為性聰所「收集」的《嘉興藏》佛典卷數為四百餘卷，之後「刊刻」的佛典卷數為一百九十卷。

臺大學術期刊論文授權

（1）《四經持驗記》是栢庵性聰將清代周克復撰〈歷朝華嚴經持驗紀〉、〈歷朝法華持驗紀〉、〈歷朝金剛持驗紀〉、〈觀世音持驗紀〉4 卷編成 1 冊。雖然尚不清楚該書是否原來裝幀成 1 冊，但是其內容大多是簡短的文章，總頁數也不多。若以各卷的頁數統計來看，《歷朝華嚴經持驗記》共計 22 頁，《歷朝法華持驗記》共計 26 頁，《歷朝金剛持驗記》和《觀世音持驗記》各有 20 頁，將此 4 卷的頁數加起來僅有 88 頁而已。因此，該書原來裝幀成 1 冊的可能性比較高。

（2）《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是唐代圭峯宗密（780-841）對鳩摩羅什所譯《金剛般若經》加注疏，宋代長水子璿（965-1038）刊定，清代由行策（1628-1682）匯編。栢庵性聰取得 10 卷 3 冊的整本，1686 年在澄光寺進行復刻，他依照《嘉興藏》的裝幀方式，以 3 冊（卷 1-4、卷 5-7、卷 8-10）裝幀。[14] 該版本在 1752 年，由涵月海源（1691-1770）主導下，在安邊釋王寺進行第 2 次復刻，到了 1801 年，在谷城泰安寺進行第 3 次復刻。由此可知，當時大眾對該書的需求頗為高。另外，1714 年在王山寺另外刊行《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的科文，此科文雖然收錄在《嘉興藏》版《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的附錄中，但是在澄光寺和釋王寺復刻時，似乎沒有被刊刻，由此可推測，王山寺另外取得科文並刊刻。

（3）《淨土寶書》是栢庵性聰編輯《嘉興藏》中淨土相關佛經之後，1686 年在樂安澄光寺所刊行的書。其序文記載「近

[14] 朝鮮・栢庵性聰，〈重刻金剛經疏記會編序〉，唐・宗密述疏，宋・子璿錄記，清・行策會編，《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1686 年刊本，ABC, NC, no. 03210_0001, p. 3, 8-10：「擧皆散逸卷帙，未成全部，而清荊溪策禪師，所會編《金剛經疏記》一帙三冊，幸獲全完。」

臺大佛學研究中心授權

獲唐本，淨土著述，無慮十有餘秩。……遂蒐獵諸述，採掇格言及古今往生之章章者，輯成一編」[15]，可證明該書從《嘉興藏》採錄其內容。在《淨土寶書》中主要引用的《嘉興藏》佛經為《廬山蓮宗寶鑑》、《淨土資糧全集》及《淨土晨鐘》等。[16]

（4）《大明三藏法數》共計 50 卷 10 冊，該書說明各種佛教概念，可稱之為佛教辭典。該書的復刻，1690 在順天定慧寺、古城雲興寺及咸陽靈隱寺等地進行，其牌記如下：

> 卷 6 末：曹溪山人雋覺，募緣刻此大明法數，自第六至第十卷移留澄光寺。
>
> 卷 10 末：康熙二十九年（1690）庚午季春日，定慧寺開刊，于松廣寺傳留。
>
> 卷 20 末：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清和日，開刊。
>
> 卷 27 末：康熙二十九年（1690）庚午暮春，固城地雲興寺開刊。
>
> 卷 30 末：康熙二十九年（1690）庚午暮春，固城地雲興寺開刊。
>
> 卷 35 末：康熙二十九年（1690）庚午七月日，慶尚道固城地臥竜山雲興寺自二十六至四十五開刊。
>
> 卷 49 末：康熙二十九年（1690）庚午四月日，慶尚右道咸陽地白雲山靈隱寺開刊。

---

[15] 朝鮮．栢庵性聰，〈淨土寶書序〉，朝鮮．栢庵性聰編，《淨土寶書》，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編纂委員會編，《韓國佛教全書》冊 8，頁 484 中 8-17。

[16] 趙明濟（조명제），〈栢庵性聰의 佛典 편찬과 사상적 경향〉（栢庵性聰的佛典編纂與其思想傾向），《역사와 경계》（歷史與境界）第 68 卷（2008 年 9 月），頁 89-11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上紀錄所看，卷 6-10 在順天定慧寺、卷 26-45 在古城雲興寺、卷 47-50 在咸陽靈隱寺各自刊刻。至於卷 1-5 及卷 11-25 的刊刻地點尚未確定，但推測刊刻於樂安澄光寺。其原因是後來木板全部被保管於澄光寺，而且跋文由栢庵性聰撰述，所以也許在澄光寺刊刻的佛典不需要特別標註刊刻地點。

（5）《華嚴經疏鈔》收錄《華嚴玄談》8 卷、《華嚴經疏鈔》80 卷、《普賢行願品疏》及《釐合凡例音釋》各 1 冊等，共計 90 卷 80 冊。第 7 冊洪字卷在東萊梵魚寺刊行，從第 27 冊成字卷至第 30 冊呂字卷在順天松廣寺刊行，從第 70 冊潛字卷至第 78 冊官字卷在智異山大源庵刊行。該書在各寺院刊行後，將其木板安置於澄光寺。然而，1770 年澄光寺遭遇火災，《華嚴經疏鈔》的木板全部被燒毀。[17] 此後在 1773-1775 年間，由德裕山靈覺寺的雪坡常彥（1707-1791）之主導，重新復刻整本。[18] 當時，位於靈覺寺附近的智異山臺岩庵及內院精舍等諸寺院一同參與刊刻工作，以後將其木板安放於德裕山靈覺寺。[19] 從此至 80 年間，《華嚴經疏鈔》由於頻繁印刷的關係，木板受到嚴重磨損，難以辨認字跡，而且因為木板位於南部地區的德裕山，京

[17] 蓮潭有一在〈重刊華嚴經後序〉中說道：「曩於庚寅（1770）冬，板閣災，八十卷板子，盡為灰飛。」從此可知，因澄光寺發生火災，木板被燒毀，但目前不清楚木板的損失程度如何。只是發生火災之後，仍然看見印刷《大明三藏法數》（中央僧家大學所藏本）的版本，可推測當時《大明三藏法數》似乎沒有被燒毀，或者不能排除此書已被安放於其他地方的可能性。上述引文，參見朝鮮．蓮潭有一，〈重刊華嚴經後序〉，《蓮潭大師林下錄》卷 3，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編纂委員會編，《韓國佛教全書》冊 10（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1993 年），頁 259 中 23-24。

[18] 朝鮮．蓮潭有一，〈重刊華嚴經後序〉，《蓮潭大師林下錄》卷 3，頁 259 下 4-11：「今諸大耆德，淪落殆盡，而惟大師存焉，叢林仰之巋然，若魯靈光，則《大經》鍥梓之大事，寔為躲閃不得。……越明年乙未夏，竣功建閣于靈覺寺，以藏之。」

[19] 靈覺寺收藏的《華嚴經疏鈔》木板在韓戰（1950-1953）時全部被燒毀。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畿等地的人不方便取得該書，所以居於京畿道的南湖永奇（1820-1872）於 1855 年鐵原寶蓋山地藏庵再次復刻，此時刊刻的木板，現今被安放於首爾的奉恩寺板殿。此版本的附錄有〈靈澄二本對校〉，是對照澄光寺本以及靈覺寺本之間不同的字。如上所述，《華嚴經疏鈔》的 3 次刊刻、頻繁印刷導致木板受到磨損的情況，皆反映該書對朝鮮佛教界的影響頗為大。

（6）-（7）1691 年，栢庵性聰在澄光寺進行《嘉興藏》佛典的復刻時，順天仙巖寺香爐庵的晚覺將《四分律七聚大目抄》及《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編成 1 冊，刊行《四分律略目》一書。晚覺刊行該書時，並未直接復刻《嘉興藏》佛典，卻抄寫佛經的部分內容或重新寫字，另作草稿本（又稱版下本），以此進行雕版。換言之，他做的是改刻本。晚覺解釋《四分律七聚大目抄》的內容，說道：「至康熙辛酉，唐舶漂到，得見《四分戒本》，此乃佛所說比丘之戒也。藏本有六十卷，末世初學，每以事相為艱，皇明崇禎間，廣州沙門弘贊，抄而釋之，卷成二十有八云云。然萬波犇流之餘，所得者乃四分中初一分十二卷律也，正若半味，猶勝不味。誠欲廣施無窮，一介山野末由也，故遂抄其大節以自覽焉。」[20] 由此可知，《四分律七聚大目抄》是晚覺從《嘉興藏》版《四分戒本如釋》中，篩選重要的內容並刊刻。

至於《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從書名可知，該書是為了在家人撰寫的戒律經典。晚覺雖然刊刻該書的整體內容，卻未直接復刻，他以修改字作成改刻本。對此，晚覺解釋道：「至康熙辛酉唐舶漂到，得見數十本律，乃《比丘二百五十戒》、《優婆塞五戒經》卽其數也。……肆有餘沙門雪宗，姪也，僭優婆塞

[20] 朝鮮・晚覺，〈四分律七聚大目抄說〉，朝鮮・晚覺編，《四分律略目》，1691 年刊本，ABC, NC, no. 01923_0001, p. 2, 7-p. 3, 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丁德哲，法號戒琢，叔也。……今為叔姪，而今又共發罕有之心。……余亦身雖被緇，未炙此戒之前，僭稱比丘而為餘沙門者，多積年紀。非唯年紀，若不遇斯焉，則雖百歲，未免僭稱之愆。」[21]

晚覺刊行的《四分律七聚大目抄》，1769 年在安東鳳停寺由月巖旨閒再次刊刻。當時旨閒另外取得《四分戒本如釋》12 卷，與《四分律七聚大目抄》一併刊刻之，然而，他卻未刊刻《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直到 1797 年，慧月沃印在咸陽碧松庵進行《四分律七聚大目抄》的第 3 次復刻。

（8）《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編》是栢庵性聰將《嘉興藏》收錄的賢首法藏（643-712）述《起信論義記》、圭峰宗密注《起信論疏》、長水子璿錄《起信論疏筆削記》匯編成一書，重新製造草稿本，1695 年在智異山雙溪寺刊行。性聰在該書的序文中提及：「去辛酉，幸其波及講學者，如獲重寶，但踈記別行，尋討甚艱，不慧於是。不揣凡愚，妄自操觚，編成一家，使讀論者，一轉易見了義，實便於初學也。」[22] 而且他在該書的後面附加〈六離合釋論〉，並加說明：「下〈六離合釋論〉，一切經論文句，不出此釋，而高原法師所解，尤為要緊。嗟！今坎井之流，漫不知六釋之義，如何？故余於《相宗八要》中，抄出，而文少不成別策，因附諸卷末，以開時輩之茅塞。」[23] 由此

---

21 朝鮮・晚覺，〈重刻戒經說〉，朝鮮・晚覺編，《四分律略目》，1691 年刊本，ABC, NC, no. 01923_0001, p. 35, 14-p. 36, 16。

22 朝鮮・栢庵性聰，〈刻起信論踈記會編叙〉，朝鮮・栢庵性聰會編，《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編》，1695 年刊本，ABC, NC, no. 01765_0001, p. 4, 4-8。

23 朝鮮・栢庵性聰會編，《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編》卷 4，1695 年刊本，ABC, NC, no. 01765_0004, p. 93, 7-10。

臺大佛學期刊資料庫

可知，性聰從明代高原明昱（1527-1616）的《相宗八要直解》中抄出〈六離合釋論〉，附加於《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編》的後面。

另外，此書在 1764 年忠清道德山伽倻寺，重新復刻性聰刊行的雙溪寺本。1827 年在全羅道長城雲門庵，又進行了第 3 次復刻。

（9）《華嚴懸談會玄記》由桂坡性能的主導下，1695 年在智異山雙溪寺進行復刻，[24] 栢庵性聰為此撰寫序文及跋文。該書是元代普瑞對唐代清涼澄觀（738-839）撰《華嚴玄談》加註釋的書，對朝鮮後期華嚴學的流行作出巨大貢獻。栢庵性聰在其跋文中說道：「今鶴駕山人性能，苦心募緣，鋼鐫方板，嘉惠後學。與前之二菩薩，志合而心同，後之讀華嚴者，尤致意而毋忽哉。」[25] 鶴駕山指安東鳳停寺，性能出身於鳳停寺。性能駐錫於雙溪寺時，刊行許多佛經，其中《華嚴懸談會玄記》一書則普及至全國，用作講院的參考書。另外，蓮潭有一（1720-1799）和仁岳義沾（1746-1796）撰寫該書的私記。

---

[24] 1695 年雙溪寺刊本《華嚴懸談會玄記》的卷 34 末記載「康熙乙亥（1695），智異山雙溪寺開刊」，在卷 40 末記載「板留于智異山雙磎寺，大化士性能比丘」。元・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卷 34、卷 40，1695 年刊本 , ABC, NC, no. 01816_0009, p. 60, 20、no. 01816_0010, p. 144, 20。另外，桂坡性能出家於安東鶴駕山鳳停寺。1690-1695 年，他在雙溪寺刊行佛典，1699-1702 年在智異山華嚴寺建築覺皇殿，1705 年在梁山通度寺增築戒壇塔，1711 年被任命為八道都摠攝（統率僧軍的僧職），在三十年間從事築城工作。

[25] 朝鮮・栢庵性聰，〈華嚴懸談會玄記跋文〉，元・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1695 年刊本，ABC, NC, no. 01816_0010, p. 144, 15-18。此跋文為栢庵性聰所作，原篇無題名。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二）18 世紀《嘉興藏》佛典的復刻

序號	書名	卷數	復刻事項（復刻主體，復刻地點，復刻時間）	復．改刻
（10）	《注華嚴法界觀門》	1	印湛，智異山王山寺，1713 年	復刻
（11）	《因明入正理論解》	1	印湛，智異山王山寺，1714 年	復刻
（12）	《佛說四十二章經註》	1	斗牛，智異山三莊寺，1718 年	復刻
（13）	《佛遺教經註》	1		復刻
（14）	《歸元直指集》	1	龍谷一諶，智異山華嚴寺，1724 年	復刻
（15）	《准提淨業》	3		復刻
（16）	《寶王三昧念佛直指》	2		復刻
（17）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	1	華隱護敬，方丈山國泰寺，1739 年	復刻

（10）-（11）栢庵性聰、晚覺、桂坡性能主導的《嘉興藏》復刻事業，由栢庵性聰的法孫兼石室明眼（1646-1710）的弟子印湛來繼承。[26] 印湛在智異山王山寺進行《注華嚴法界觀門》（1713 年）及《因明入正理論解》（1714 年）的復刻。栢庵性聰的弟子，並與石室明眼師出同門的無用秀演（1651-1719）在此兩本書的跋文中說道：

〈重刊華嚴法界觀門跋〉

我門兄雪嵓公得唐本一冊心重之，欲鋟梓而廣其傳，未果忽焉。嗚呼！其嗣法湛公，心表畢欲，如其師之志，

[26] 印湛是石室明眼的弟子，石室明眼則是栢庵性聰的弟子，可說印湛事實上繼承栢庵性聰的《嘉興藏》復刻事業。

臺大佛學期刊資料庫

與瑞輝上人，謀焉。輝剞劂好手，手自模板，於《法界觀門》，結大因緣，其志願深矣。噫！三心合同，能事斯畢可書。此為重刊《法界觀門》後跋。[27]

〈重刊因明論跋〉

我法兄石室公，幸得於辛酉颶風唐舶漂蕩之餘，未上板而西焉，其嗣法湛公，繼其志，鏤諸方板。公於一國於佛恩師恩，可謂知報者矣，是為跋。[28]

石室明眼和無用秀演與他們的老師栢庵性聰一同參與佛典的刊刻工作，此時，石室明眼的弟子印湛也負責刊刻的實務工作，所以印湛的《嘉興藏》復刻活動可視為繼承栢庵性聰的遺志。換言之，石室明眼繼承其老師的《嘉興藏》復刻事業，然而，他未遂其志而圓寂，所以由他的弟子印湛繼續展開復刻事業。當時，印湛所刊行的《注華嚴法界觀門》復刻本，與《華嚴經疏鈔》一同被認為對朝鮮後期華嚴學的流行作出貢獻。與此相比，《因明入正理論解》作為佛教因明學的論書，其包含頗為難解的內容，因此在朝鮮後期的其他紀錄中，難以看見提及其教學論相關的內容。

（12）-（13）1718 年復刻的《佛說四十二章經註》及《佛遺教經註》，未收錄經典的正文，僅收錄宋代守遂的註以及明代永祥了童的補註。自高麗時代以來，《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二書與《潙山警策》一同以《佛祖三經》為題編成一書，流傳至今。《佛祖三經》的現存版本，有 3 種高麗本、8 種朝鮮前

[27] 朝鮮・無用秀演，〈重刊華嚴法界觀門跋〉，唐・宗密注，《注華嚴法界觀門》，1713 年刊本，ABC, NC, no. 00012_0001, p. 63, 7-p. 64, 4。

[28] 朝鮮・無用秀演，〈重刊因明論跋〉，唐・玄奘，明・真界集解・《因明入正理論解》，1714 年刊本，ABC, NC, no. 02555_0001, p. 39, 1-4。

臺大佛研所刊物試讀

期本以及 3 種朝鮮後期異本系等，共計 14 種。[29] 如此，朝鮮時代《佛祖三經》版《佛說四十二章經》及《佛遺教經》多次刊行並廣泛流通的情況下，這兩本書的註釋書收錄於漂流船的《嘉興藏》，斗牛乃取得其書，進而在智異山三莊寺進行復刻。該書的復刻本之所以判定為來自漂流船的《嘉興藏》佛典，是從《佛說四章二經註》卷末的跋文中得到證明。跋文記載：「然而唐舶被風漂泊口浦，所載經論皆已上板，而此二經，尚未廣布，桑門旨訣，其不幾於湮沒而無耶。方丈道人斗牛慨然而鋟諸梓，以為倡明禪學之一助。」[30]

（14）-（16）1724 年，智異山華嚴寺刊行的《歸元直指集》、《準提淨業》及《寶王三昧唸佛直指》，3 種書是來自咸鏡道安邊釋王寺的龍谷一諶收藏的《嘉興藏》佛典。然而，目前尚不清楚龍谷一諶持有的《嘉興藏》佛典究竟是釋王寺所藏，或者是從其他地方取得的。據碧梧初炯所撰《準提淨業》序文，龍谷一諶自釋王寺過來，「忽出《準提經》一卷示之。」[31] 據此敘述，龍谷一諶出示的佛經似乎是來自於釋王寺，然而，從龍谷一諶所撰的跋文內容，與碧梧初炯的敘述卻不同。根據跋文記載：

> 余早學西法全象，難見佛法，絕紐之世，濫吹齊門。年登五十，斗覺蘧玉之知，非放教修禪，共浮雲短笻，隨

[29] 李相伯（이상백），〈『佛祖三經』의 성립과 저본에 관한 고찰〉（關於《佛祖三經》的成立與底本之考察），《書誌學研究》第 53 輯（2012 年 12 月），頁 155-178。

[30] 朝鮮・佚名，〈重刊四十二章遺教二經跋〉，宋・守遂註，明・了童補註，《佛說四十二章經註》，1718 年刊本，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索書號：한古朝 21-460。該文獻的圖像檔已公佈於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韓國古文獻綜合目錄（KORCIS）」網站，見 https://reurl.cc/xaVLz1（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9 日），頁 45，5-8。

[31] 朝鮮・碧梧初炯，〈准提經序〉，明・謝于教著，《准提淨業》，1724 年刊本，ABC, NC, no. 03461_0001, p. 4, 1-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緣落南。智異、曹溪，南中勝地，遠往棲止，而偶得《准提》、《念佛直指》、《皈元直指》三本，經之利寶，乃國之所無者。凡為釋子者，不可不誦習而依行，故與同志順學等，募緣鋟梓，以廣其傳。[32]

龍谷一諶敘述這三本書是偶然取得。但是自龍谷一諶刊行此三本書後，至 1750 年，由涵月海源主導刊行《嘉興藏》佛典，其刊刻道場為釋王寺。此表示當時釋王寺收藏多種《嘉興藏》佛典的可能性。因此，龍谷一諶所帶來的佛典可能為釋王寺收藏的《嘉興藏》佛典。

（1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是 1739 年華隱護敬在智異山國泰寺所刊行的書。當時栢庵性聰所刊行的《華嚴經疏鈔》（90 卷 80 冊）流通於朝鮮，此書的第一至第八冊收錄《華嚴玄談》，雖然《華嚴玄談》論述唐代清涼澄觀的華嚴哲學，但是講院的學者難以理解華嚴哲學的內容。恰好華隱護敬取得從漂流船傳入的《華嚴玄談科文》，遂得刊刻該書以助理解華嚴哲學。[33]

---

[32] 朝鮮．龍谷一諶，〈後跋〉，明．謝于教著，《准提淨業》，1724 年刊本，ABC, NC, no. 03461_0001, p. 86, 11-17。

[33] 朝鮮，晦庵定慧，〈刊華嚴經懸談疏科目序〉，唐．澄觀排定，《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1739 年刊本，ABC, NC, no. 03269_0001, p. 3, 5-p. 4, 2：「先葆光和尚，得一卷唐冊於有處，乃經前懸談科目也。和尚從來此經卷不釋手，一日揭示左右曰，此得匪辛酉年風船中物乎！我國多未有之，若鏤板貽諸學者，不但為易簡於尋覽，頗亦有補於合疏。科目，往往解釋疑惑之處，多矣，誰能為之爾。……乾隆四年己未三月日伽倻山晦菴定慧序。」

二、非智異山圈寺院的《嘉興藏》佛典復刻

序號	書名	卷數	刊行事項（刊行主體，刊行地點，刊行時間）	復・改刻
（18）	《禪源諸詮集都序》	2	隱愚，昌平龍興寺，1694年	復刻
（19）	《性相通說》	1	涵月海源，安邊釋王寺，1750年	復刻
（20）	《菩薩戒義疏》	2	月巖旨閒，安東鳳停寺，1769年	復刻
（21）	《四分戒本如釋》	12		復刻
（22）	《起信論疏筆削記》	20		復刻

（18）1694 年栢庵性聰收集漂流船的《嘉興藏》佛典並刊行時，於全羅道潭陽龍興寺進行《嘉興藏》版《禪源諸詮集都序》的復刻。在韓半島所流通的《禪源諸詮集都序》大致分為宋板本及明藏本。宋板本是 10 世紀由宋代契玄刊行裵休（791-870）的抄寫本後傳入韓半島，明藏本則在 14 世紀初雪堂普仁重新校對後刊行，該書收錄於明代的《南藏》及《嘉興藏》。[34] 當時，《嘉興藏》收錄的明藏本《禪源諸詮集都序》刊刻於龍興寺，在其跋文中記載：

> 歲在辛酉，海舶自無何而漂至七山島，忽破壞之，千函萬軸書，為逐浪流散並海，誠可悲夫。至於圭峯定慧禪師所撰《諸詮都序》者，乃一化淵源甚深奧藏也，開覺路渡迷津，莫如刊梓，以壽其傳受，有道人隱愚，欲報四恩，開刊于鳴陽地龍岳山龍興寺。募緣會工，自甲戌始役訖功於周年，將欲使有耳目者，因于見聞，以悟入如來知見

[34] 徐秀晶（서수정），〈『禪源諸詮集都序』의 刊行과 유통판본 고찰 - 중국과 한국 유통본을 중심으로〉（《禪源諸詮集都序》的刊行與流通版本考察——以中國與韓國的流通版本為中心），頁 201-206。

矣。[35]

可見隱愚比丘取得來自於漂流船的《嘉興藏》版《禪源諸詮集都序》，在龍興寺進行復刻。當時在韓半島的湖南（西南部）地區，龍興寺是規模較大的寺院之一，[36] 因此龍興寺為了講院教育進行該書的復刻。

另外，中國船漂流至朝鮮的第二年，霜峯淨源（1627-1709）亦見到《嘉興藏》版《禪源諸詮集都序》，他先對該書進行分科，1701 年將之刊行於聞慶鳳巖寺，並附上如下跋文：

> 學者之所欲得者，莫如《都序》唐本，而仁域之所未有底，信難得之，良用矻矻。余頃在畿甸，購求赴燕使諸公，而徒以懷金缺望者，久矣。歲次壬戌，偶得此文，施施于懷也。……謹續雪堂之續前，庸資霜峰之資後，科分一通，文改數處，入海算沙，琢玉傷寶，無所逃罪於先德也尔。[37]

霜峰淨源所見的《禪源諸詮集都序》確定是明代雪堂普仁刊行的《嘉興藏》版本，由於他僅說是偶然取得此書，所以究竟係從何人、何處取得此書不得而知。然而，他取得該書的時間為壬戌年（1682 年），由此他從 1681 年的漂流船得到此書的可能性較

---

35 朝鮮・佚名，〈禪源諸詮集都序跋文〉，唐・宗密述，《禪源諸詮集都序》，1694 年刊本，ABC, NC, no. 03127_0001, p.59, 11-17。此跋文為作者未詳，原篇無題名。

36 參見李鍾壽（이종수）、李在雨（이재우），〈담양 용흥사의 역사와『용흥사사적』〉（潭陽龍興寺的歷史及《龍興寺事蹟》），《南道文化研究》第 51 輯（2024 年 4 月），頁 105-118。

37 朝鮮・霜峰淨源，〈唐本對校後跋〉，唐・宗密述，朝鮮・霜峰淨源編，《禪源諸詮集都序分科》，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委員會編，《韓國佛教全書》冊 8，頁 438 下 23- 頁 439 中 24。

臺大圖書館為個人資料庫

高。但是霜峰淨源取得的《禪源諸詮集都序》與龍興寺隱愚比丘所取得《嘉興藏》之佛典，二者來自不同地點。其原因為霜峰淨源所在的鳳巖寺與龍興寺之間的距離頗遠，而且他在跋文中也未提及與龍興寺或隱愚比丘相關的事情。由此可推測，在漂流船裡有多本《禪源諸詮集都序》。換言之，漂流船裝載的《嘉興藏》不僅只有一套，而是載有多套，所以當時有多本《嘉興藏》佛典流通於朝鮮。

（19）1750 年，涵月海源在釋王寺刊行《性相通說》。他在書末段記載：「此論大文二張，幸得他本中，附卷首，關北安邊釋王寺刊，百法論一部。」可知他另外取得「二張」，並附在《性相通說》前面，此即是《大乘百法明門論》。[38] 剋聰在該書的跋文中說道：

> 海東僻在一隅，板本闕如，而書本流行，此謄彼謄，歷傳多手，不無根銀莫辨之患。宗師臨講，極涉病焉。當是時也，涵月大士慨嘆者久矣，偶得唐板正本，可謂溺海遇舟，墜空乘鶴者也。……乾隆十五年庚午仲秋鶴谷沙門剋聰謹跋。[39]

如上所述，對於《性相通說》的來源，涵月海源是偶然得之，所以目前不知道該書的獲取管道。也許《性相通說》來自於 1681 年漂流船的《嘉興藏》，或者是從前往中國的使臣及商人購買，亦不排除從南漢山城開元寺收藏《嘉興藏》中取得的可能性。

---

[38] 關於釋王寺的沿革與佛典的刊行，參見林基榮（임기영），〈安邊 釋王寺刊行 판본의 서지적 연구〉（安邊釋王寺刊行版本的書目研究），《書誌學研究》第 54 號（2013 年 6 月），頁 295-375。

[39] 朝鮮・剋聰，〈刊百法論後跋〉，唐・玄奘譯，明・德清述，《大乘百法明門論》，1750 年刊本，ABC, NC, no. 02548_0001, p. 37, 6-p. 38, 8。

臺大佛學研究資料庫

然而，刊行此書的 2 年後（1752 年），涵月海源重新復刻《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他在該書序文中說明，因為栢庵性聰所刊行的木板受到磨損，字跡難辨，所以重新復刻。[40] 而且在此時復刻的《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卷 6 末，寫有「鶴城使君金公相福、穩城使君尹公景淵」[41]，金相福是為栢庵性聰撰寫碑文者。由此可推測，釋王寺之所以收藏《嘉興藏》佛典，可能是因性聰收集的部分《嘉興藏》佛典在某種原因下流入釋王寺。

（20）-（22）1769 年在安東鳳停寺再次進行《嘉興藏》佛典的復刻。當時刊刻的佛經為《菩薩戒義疏》、《四分戒本如釋》及《起信論疏筆削記》，共有 3 種書，前兩種是與戒律相關，後一種是作為講院的教材。[42]《菩薩戒義疏》是隋代智顗和唐代灌頂對大乘戒律的註釋，《四分戒本如釋》則是明代弘贊對四分律的解釋。至於該書的復刻原因，可見臥雲信慧撰寫的《四分戒本如釋》序文中：

> 近世有無主海舶，自支那而來，泊於荏子島，乃滿船大藏，不知幾許卷，而《四分》在其中矣，爾時也。有栢庵古老，開發而有鏤行之志，與桂坡能道人，召緣而刻大經，及諸經論而力未及於此，則栢、桂之餘，嘅其在玆矣。人誰不欲如其志而裹足不出者，至百有餘年之久，

[40] 朝鮮．涵月海源，〈重刻金剛經疏記序〉，唐．宗密述疏，宋．子璿錄記，清．行策會編，《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1752 年刊本，ABC, NC, no. 05045_0001, p. 3, 8-p. 4, 2：「至丙寅（1686）春，栢庵和尚，得此全寶剞劂，而眼目人天矣，星霜積而板刓字微，學者病焉。」

[41] 唐．宗密述疏，宋．子璿錄記，清．行策會編，《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卷 6，1752 年刊本，ABC, NC, no. 05046_0001, p. 98, 18-19。

[42] 1769 年在安東鳳停寺刊行戒律有關的佛典時，一同刊行 1691 年順天仙巖寺刊行本《四分律七聚大目抄》。

> 幾乎湮沒而不見，則其支那波送揄揚之志，何哉。有道人於此，觀性其名，雪月其號也，委事於月巖子旨閒。閒也自施金三百，而與之同心劉力，鳩財壽木，為流後世億萬。……栢老當年親授桂坡，事猶未了，則得非冥授於月巖子終其未終也耶。桂與月俱是鶴駕山人也。胡為乎，鶴之人同任大措於前，不難而終耶。[43]

栢庵性聰和桂坡性能協力刊行漂流船的《嘉興藏》佛典，但是他們未遂其志便相繼圓寂，60 多年後，由月巖旨閒接續完成此項工作。《嘉興藏》佛典的刊行事業之所以能在鳳停寺完成，是因為桂坡性能也是鶴駕山人，即是鳳停寺的人。而且如前所述，1695 年桂坡性能在鳳停寺成功地完成《華嚴懸談會玄記》復刻工作，所以鶴駕山人旨閒繼承性能的遺志，得以完成《嘉興藏》佛典的復刻。因此，除了《四分戒本如釋》之外，1769 年在鳳停寺刊刻的另外兩種《嘉興藏》佛典肯定與旨閒有關係。對此，筆者查閱《菩薩戒義疏》及《起信論疏筆削記》的「施主秩」，在文中果然找到「旨閒」此名，由此推論旨閒是主導此 3 本佛典的復刻。

另外，1695 年栢庵性聰在智異山雙溪寺刊行佛典時，將《起信論疏筆削記》（20 卷）作為《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編》的底本。因為《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編》原本是將唐代宗密的《大乘起信論疏》（4 卷）以及宋代子璿的《起信論疏筆削記》（20 卷）匯編而刊行的書。但是 1769 年，不知何種原因，月巖旨閒在鳳亭寺另外刊刻《起信論疏筆削記》，涵月海源又撰寫其序文。雖然不知道涵月海源為何撰寫序文，也許因為他曾有

[43] 朝鮮．臥雲信慧，〈重刻四分律序〉，明．弘贊繹，《四分戒本如釋》，1769 年刊本，ABC, NC, no. 01920_0001, p. 6, 3-16。

臺大佛學期刊資料庫

刊刻《嘉興藏》佛典的經驗，所以旨閒等人邀請涵月海源撰寫序文。由此，如前所述的涵月海源刊行《嘉興藏》版《性相通說》亦是從 1681 年漂流船傳入的可能性更高，因為鳳停寺所刊行的佛典確實是從 1681 年漂流船傳入的《嘉興藏》佛典。

至於刊刻《起信論疏筆削記》的原因，可見於涵月海源的序文：

> 康熙辛酉，覺海宗風，吹泊慈航，長水之記，得暎槿花之鄉，則疏外別行者也。栢庵長老，注記於疏下，而繡梓流傳，開後學之眼目，幸莫大焉。而字細行密，歲深板刓，難圖久遠。故翫月、弘楓、岳仁、虛明、珠幻、宇胤、南溟、鵬聖、巖允、翠松、惠龍、城海、赤州、禪翠、雲岸諸師鳩財命工，搜得別行唐本，而汲汲於刊行者，惟恐傳之不廣。其護法利人之心，勤且切矣。[44]

栢庵性聰刊行的《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編》由於印刷頻繁，其木板受到磨損，因此以該書底本《起信論疏筆削記》重新刊刻。當時《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編》用作全國講院的教材，其木板因大量印刷肯定受到嚴重磨損，所以決定重新刊刻《起信論疏筆削記》。若是此原因，直接刊行性聰的《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編》即可，然而，旨閒僅刊刻《起信論疏筆削記》。原因在於當時多處寺院刊刻的《大乘起信論疏》已頻繁流通，[45] 所以旨閒等人認為與其重新刊刻性聰的《會編》整本，不如僅刊刻《起信論

[44] 朝鮮．涵月海源，〈重刊起信論筆削記序〉，宋．子璿錄，《起信論疏筆削記》，1769 年刊本，ABC, NC, no. 05080_0001, p. 3, 4-12。

[45] 關於當時流通的宗密《大乘起信論疏》版本，有 1528 年在金山身安寺、1616 年在松禾脩甑寺、1636 年在海南大興寺、1657 年在咸興開心寺、1681 年在谷城泰安寺、1681-82 年在蔚山雲興寺、1682 年寧邊普賢寺等刊刻的版本。

臺大學術期刊資訊庫

疏筆削記》，與已流通的《大乘起信論疏》一同閱讀即可。

參、《嘉興藏》佛典刊行的影響

一、講院教育的確立

16 世紀中期，隨著以國家制度遺留下來的禪宗、教宗及僧科被廢除，作為國家權力的佛教地位也完全被剝奪。授予僧科及格者的僧職被廢除後，寺院住持的任命問題轉由佛教界自行解決，僧侶因此再無官職。由此，佛教教團開始摸索自救對策，經過壬辰倭亂（1592-1598），禪宗和教宗統合為禪宗的臨濟宗。17 世紀，臨濟宗又分為清虛系及浮休系，因此開啟「門派佛教」的時代。清虛系指在壬辰倭亂中立功的清虛休靜（1520-1604）的法脈，浮休系則指在丙子胡亂（1636-1637）中立功的碧巖覺性（1575-1660）之老師浮休善修（1543-1615）的法脈。[46] 受容禪宗及教宗傳統的臨濟宗之兩派，即清虛系及浮休系確立禪教兼修的傳統，此傳統亦反映於講院的教育上。

關於講院的教育課程，值得參考 1918 年出版由李能和所撰述的《朝鮮佛教通史》。該書介紹從沙彌科、四集科、四教科到大教科等，大約 8 年 6 個月至 12 年 6 個月的期間進修經典及論書的教學課程。若與現在的教育制度相比，沙彌科等同於國中，四集科為高中，四教科為大學，大教科相當於研究所的課程。

沙彌科	1-3 年	十戒與禮佛、《般若心經》、《初心文》、《發心文》、《自警文》（《沙彌律儀》、《緇門警訓》、《禪林寶訓》）

[46] 金龍泰（김용태），《조선후기 불교사 연구》（朝鮮後期佛教史研究）（首爾：신구문화사，2010），頁 107-203。

臺大佛學期刊資料庫

四集科	2 年	《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慧書狀》、《法集別行錄節要私記》、《高峯禪要》
四教科	2.6-4 年	《楞嚴經》、《大乘起信論》、《金剛經》、《圓覺經》
大教科	3-3.6 年	《華嚴經》、《禪門拈頌》、《景德傳燈錄》（《十地經論》、《禪家龜鑑》、《法華經》）

佛教的「講院」一詞，雖然已出現在高麗時代僧侶的碑文中，但沙彌科至大教科的教育課程，大致在 16 世紀後期開始形成，至 17 世紀後期才確立。[47] 因為如上表所列的經典及論書被確定為講院的科目並擴散於全國，是在栢庵性聰刊行佛典以後。

性聰刊行《嘉興藏》佛典的復刻、改刻本時，並非隨機刊行佛典，而是以講院的教材為中心刊刻。比如《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編》及《華嚴經》皆成為講院的教材；《大明三藏法數》是類似佛教辭典的書；性能刊行的《華嚴懸談會玄記》是對《華嚴經》的華嚴玄談加以註釋的書。由此可見，性聰和性能所刊行的佛經，大部分都成為講院的教材或參考書。因此，學界推定性聰刊行佛典之後，講院的教材才得以確定，再傳承至近代。[48] 不僅如此，《嘉興藏》收錄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在 1739 年刊行並流通後，該書對理解澄觀的華嚴玄談更有助益。

---

47 南都泳（남도영），〈韓國寺院教育制度（中）〉，《歷史教育》第 28 輯（1980 年 11 月），頁 29；李智冠（이지관），〈한국불교승가교육의 사적고찰〉（韓國佛教僧伽教育歷史的考察），《佛教學報》第 18 輯（1981 年 8 月），頁 72；高姬淑（고희숙），〈한국불교 講院 沙彌科 教材의 서지적 연구〉（韓國佛教講院沙彌科教材的書目研究），《書誌學研究》第 10 輯（1994 年 12 月），頁 235-275。

48 栢庵性聰還刊行《嘉興藏》未收錄的佛典以作講院的教材。比如他刊行的《法集別行錄節要幷入私記》、《禪源諸詮集都序》及《高峰和尚禪要》都是與《嘉興藏》佛典不同的版本。

二、華嚴學的流行

栢庵性聰刊行的《華嚴經疏鈔》對朝鮮後期華嚴學的流行起到決定性作用。朝鮮前期，教宗以華嚴宗為中心統合，經過16-17 世紀，教宗又合併為禪宗的臨濟宗，而且《華嚴經疏註》（1633 年）及《十地經論》（1635 年）等書流通於世，由此奠定華嚴學的基礎。在此背景下，《華嚴經疏鈔》的刊行成為華嚴學盛行的催化劑。

朝鮮時代的《華嚴經疏註》在 1557 年黃海道瑞興歸真寺、1633 年在全羅道順天松廣寺各自刊行，該書是宋代晋水淨源將清涼澄觀（738-839）的疏注加在經典的下面，卷數多達 120 卷。《華嚴經疏註》原在朝鮮不太受歡迎，在性聰刊行《華嚴經疏鈔》以後，此書卻在全國引起巨大的反響，並作為講院的教學教材。性聰所刊行的《嘉興藏》版《華嚴經疏鈔》也是附上澄觀所疏注的《華嚴經》，然而，明代葉祺胤於此書前 8 卷（1-8 卷）附上澄觀的《華嚴玄談》，在後 80 卷（9-88 卷）又附上澄觀的《華嚴經隨疏演義鈔》。所以性聰刊刻的《華嚴經疏鈔》相較於既有的《華嚴經疏註》，應該更容易理解《華嚴經》。

1691 年，性聰在仙巖寺召開華嚴大會，向全國宣傳《華嚴經疏鈔》刊行的消息。得知此消息的月潭雪霽（1632-1704）前往澄光寺研究華嚴學，並指導後學。霜峯淨源（1627-1709）在讀完《華嚴經疏鈔》後，重新檢視自己的學習程度。月渚道安（1638-1715）對《華嚴經疏鈔》缺洪字卷感到遺憾，後來另行取得缺卷，並主導該書的刊刻。1719 年，性聰的弟子無用秀演受到湖南及嶺南（東南地區）僧侶的邀請，在順天松廣寺主持華嚴大會。當時，秀演的弟子影海若坦（1668-1754）也參與這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場大會，他精通華嚴教學，後來更主導 1750 年舉辦的華嚴法會。另外，受月潭雪霽教導的喚惺志安（1664-1729）以作為華嚴講伯（講師）而聞名，1725 年他在金堤金山寺舉辦華嚴大法會時，聚集 1,400 多人。但卻有人以聚眾為由誣陷志安為逆徒之首，志安被流放至濟州島而後圓寂。志安冤死以後，佛教界大規模法會一度萎縮，但是 30 年（1754 年）後，霜月璽封（1687-1767）在順天仙巖寺舉行華嚴講會時，參與的人數仍然多達 1,200 名。[49]

1770 年，由於澄光寺遭遇火災，《華嚴經疏鈔》等性聰刊刻的木板全部化為灰燼，但是《華嚴經疏鈔》的復刻工作仍然迅速推進，主導此項工作的人是雪坡常彥（1707-1791）。常彥是志安的法孫，精通教學，對華嚴學尤為突出。他曾經聽到《華嚴經疏鈔》中有錯字，為了確認此事實，便訪問海印寺的藏經閣，參考各種典籍展開校對工作。[50] 隨著澄光寺火災導致《華嚴經疏鈔》木板的燒燬，常彥為重新刊刻此書，開始發募緣文於全國，在 1773-1775 年間完成全書的復刻，並將木板安放於德裕山靈覺寺。在常彥進行復刻工作時，利用自己曾經校對的《華嚴經疏鈔》修改字進行刊刻。

至此之後，華嚴學仍然持續流行，1785 年惠庵玩藏在智異山華嚴寺舉行法會時，1,500 多人參加，人潮排列長達 40 里。當時，全羅道觀察使以逆徒聚集在華嚴寺為名誣陷玩藏，玩藏遂

---

49 李鍾壽（이종수），〈조선후기 華嚴學의 유행과 그 배경〉（朝鮮後期華嚴學的流行與其背景），頁 59-82。

50 朝鮮・蔡濟恭，〈高敞禪雲寺雪坡堂尚彥大師碑文〉，收入李智冠（이지관）編，《韓國高僧碑文總集》（首爾：伽山佛教文化研究院，2000 年），頁 518。

臺大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被流放於黑山島。[51] 玩藏的門徒向朝廷喊冤，玩藏得以獲釋，全羅道觀察使反而受到懲罰。對此，人們稱玩藏為志安的現身，批判觀察使誣陷志安；志安的弟子大菴則被稱為華嚴菩薩。1734年，好隱有璣（1707-1785）參加碧虛寒影（1658-1735）主辦的華嚴大會後，留下感懷詩。除此之外，18 世紀後期湖南地區的蓮潭有一（1720-1799）、默庵最訥（1717-1790），嶺南地區的仁嶽義沾（1746-1796）都以作為華嚴教學的大師揚名。活躍於19 世紀的白坡亙璇（1767-1852）、枕溟翰醒（1801-1876）、荷隱例珂（1828-1898）、圓華德柱（1839-1893）以及涵溟太先（1824-1902）又被稱為華嚴宗主。[52]

另外，由於德裕山靈覺寺收藏《華嚴經疏鈔》的頻繁印刷，使得木板嚴重磨損，所以 1852 年南湖永奇在鐵原寶蓋山地藏庵進行第 3 次復刻。當時，南湖永奇對照澄光寺與靈覺寺的版本，逐一地標註常彥刊行靈覺寺本時修改的文字，另行刊刻《靈澄二本對校》。對於長達 90 卷的《華嚴經疏鈔》，在當時進行了 3 次刊行，這現象應具體呈現朝鮮後期華嚴學的熱潮。

三、戒脈傳統的復原

在朝鮮時代佛教研究中，至今仍然處於未知領域的是與戒律傳統相關的部分，源於幾乎未留僧侶受戒相關的記錄。一般認為自從佛教傳入韓半島的初期開始，已禁止受戒出家人的結婚，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到朝鮮成宗年間（1469-1494）為止，仍然可

51 朝鮮・《正祖實錄》卷 19，正祖 9 年 3 月 16 日，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影印縮刷版朝鮮王朝實錄》冊 45（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0 年），頁 509 上。

52 李鍾壽（이종수），〈조선후기 華嚴學의 유행과 그 배경〉（朝鮮後期華嚴學的流行與其背景），頁 59-8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見有關「帶妻僧」（或稱對妻僧，指肉食妻帶者）的記錄。1492年（朝鮮成宗 23 年）9 月，正言崔世傑（1458-1503）稟報國王，地方首領不履行抓捕帶妻僧的命令，所以請國王再次下達逮捕命令，對此國王成宗回答：「其來尚矣，一朝廢之亦難。」[53] 到 15 世紀為止，屢次出現有關帶妻僧的紀錄，可知自高麗時代以來帶妻僧的文化廣為流傳。但是朝鮮建國以後，朝廷持續實施帶妻僧的還俗政策，到了 16 世紀以後，就幾乎未看見有關帶妻僧的記錄。

自從禁止僧侶「帶妻」以後，值得矚目的現象之一是戒律相關佛典刊行的增加。《梵網經盧舍那佛說心地法門品菩薩戒本》（以下簡稱《菩薩戒本》），1569 年在同福安心寺、1628 年在朔寧龍腹寺、1688 在光陽屏風庵、1743 年在寧邊普賢寺各自刊行。在刊行菩薩戒相關佛典的潮流下，1691 年《嘉興藏》版《四分律七聚大目抄》刊行於順天仙巖寺，之後該書在安東鳳停寺及咸陽碧松庵各自進行復刻。即在 1769 年，安東鳳停寺刊行《菩薩戒本》及《四分律七聚大目抄》的同時，也刊行《菩薩戒義疏》及《四分戒本》，1797 年，咸陽碧松庵也刊行《菩薩戒本》及《四分律七聚大目抄》。換言之，1691 年在順天仙巖寺、1769 年在安東鳳停寺、1797 年在咸陽碧松庵各自刊行《嘉興藏》中戒律相關的佛典。

朝鮮時代所刊行的戒律相關佛典僅有如上所列而已，但是戒律相關佛典的刊行似乎導致戒脈的復原。佛教的受戒儀式應該是自新羅以降，一直延續至朝鮮時代，然而，戒脈相關的記錄，到

[53] 朝鮮．《成宗實錄》卷 269，成宗 23 年 9 月 24 日，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影印縮刷版朝鮮王朝實錄》冊 12（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80 年），頁 228 上 1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19 世紀才見於文獻。對此，默潭聲祐（1896-1981）在〈比丘戒發足原因〉中說道：

> 고려 恭愍王이 예로써 맞아 通度寺 戒壇에서 大興戒律하신 후로 戒脈이 끊어졌는데 李朝時代 純祖 二十六年 丙戌 七月 七日에 河東 七佛禪院에서 석가여래 六十九世 法孫 蓮潭有一의 弟子 金潭長老와 金潭스님의 弟子 大隱스님이 七日七夜를 佛象 前에서 同히 乞戒矣러니 홀연히 一道 祥光이 大隱律師 頂上에 내리시매 金潭長老가 深服佛靈하시고 仍히 具足戒를 上足 大隱律師께 受하고 金潭普明律師는 大興寺 艸衣意恂律師에게 傳하고 艸衣律師는 同寺 梵海覺岸律師에게 傳하고 梵海律師는 海印寺 霽山淨圓律師에게 傳하신 후로 自此로 本國에 戒律이 傳布케 되니[54]

上文說明，自高麗後期斷絕戒脈之後，到了 19 世紀，大隱朗旿（1780-1841）在智異山七佛庵進行 7 天日夜祈禱後，終於有一股瑞光照射於大隱的頭頂上，由此，大隱得到「祥瑞受戒」。從此以後，戒脈傳承至：朗旿→金潭普明（1765-1848）→艸衣意恂（1786-1866）→梵海覺岸（1820-1896）。對此戒脈的傳承，其他文獻還有兩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按部分文獻記載的傳承為：梵海覺岸→霽山淨圓→虎隱文性（1850-1918）→錦海瓘英（1856-1926）→曼庵宗憲（1876-1946）→默潭聲祐（1896-1981）；第二種的傳承則是：梵海覺岸→禪谷→龍城震鍾（1864-1940）。[55]

---

[54] 默潭大宗師文集刊行委員會，《默潭大宗師文集》（首爾：民族社，1999），頁 458-459。

[55] 李慈郎（이자랑），〈默潭大宗師의 律學과 行〉（默潭大宗師的律學與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上所述，近代以後的學界認為，出家人受戒後相傳的戒脈，自高麗後期斷絕，到了 19 世紀才得以復原。然而，即使將大隱的「瑞祥受戒」視為戒脈的復原，但是 17-18 世紀戒律相關佛典的陸續刊行亦可作為戒脈復原的背景。16 世紀後期開始刊行《菩薩戒本》，僧侶們僅憑該書卻不能充分理解戒律。在此情況下，他們接觸《嘉興藏》收錄的戒律相關佛典，進而刊行與流通之，由此凸顯戒律的重要性，才得以復原戒脈的傳統。而且隨著強調戒律的重要性，到了 20 世紀，在叢林寺院內開始成立起律院。

肆、結論

崇尚儒學的朝鮮建國以後，中國佛教對朝鮮的影響力逐漸減少，到了 15 世紀以後，與中國佛教的交流，事實上幾乎斷絕。但在 1681 年 6 月中國船因遭遇颱風漂流至全羅道的荏子島，中國佛典遂在偶然的情況下傳入朝鮮，當時傳入的佛經即是在明末清初刊行的《嘉興藏》。

在漂流船裝載的木函裝有《嘉興藏》佛典，其中部分佛典散落至海岸邊，居於鄰近寺院的栢庵性聰收集《嘉興藏》佛典，他以樂安澄光寺為中心進行《嘉興藏》佛典的復刻、改刻。栢庵性聰圓寂以後，他的門徒及一些僧侶繼續展開《嘉興藏》佛典的復刻、改刻事業，至今所確認的復刻、改刻本共計 22 種 249 卷。以刊行方式為標準，復刻本有 18 種 242 卷，改刻本則有 4 種 7 卷；以刊行地點為標準，智異山圈刊本有 17 種 212 卷，非智異山圈刊本有 5 種 37 卷。其中由栢庵性聰主導下刊行的書籍達到

行），收入묵담대종사문도회編，《默潭大宗師, 그의 禪, 教, 律》（默潭大宗師，他的禪、教、律）（濟州島：묵담대종사문도회，2017 年），頁 119-14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6 種 159 卷。

《嘉興藏》佛典的傳入以及其復刻、改刻對朝鮮佛教界的影響可分為三點。第一是講院教育的確立，第二是華嚴學的流行，第三是戒脈傳統的復原。

性聰等許多僧侶們所刊行《嘉興藏》佛典的復刻、改刻本，大部分作為講院的教材或參考書，尤其是《華嚴經疏鈔》及《華嚴懸談會玄記》對 18 世紀華嚴學的流行有催化劑的作用。18 世紀，華嚴大會舉辦於全國，參與大會者多達一千多名，許多可稱作華嚴學大家的僧侶們不斷湧現。18-19 世紀，長達 90 卷的《華嚴經疏鈔》重新被刊行與流通，《嘉興藏》版《四分律七聚大目抄》、《四分戒本如釋》及《菩薩戒義疏》的復刻、改刻成為 19 世紀戒脈復原的主要背景。綜上述觀，1681 年《嘉興藏》佛典的傳入與刊行對朝鮮佛教界帶來一股新的活力。

1681 年傳入朝鮮的《嘉興藏》佛典，至今仍然可見其原刊本，全羅南道潭陽龍興寺收藏 70 冊，全羅南道靈光佛甲寺則收藏 23 冊。除此之外，在全國諸多寺院及圖書館中，偶爾仍會發現《嘉興藏》佛典，雖然無法確定這些書籍是否全都從 1681 年的漂流船傳入，但是部分書籍已被判定為由 1681 年漂流船傳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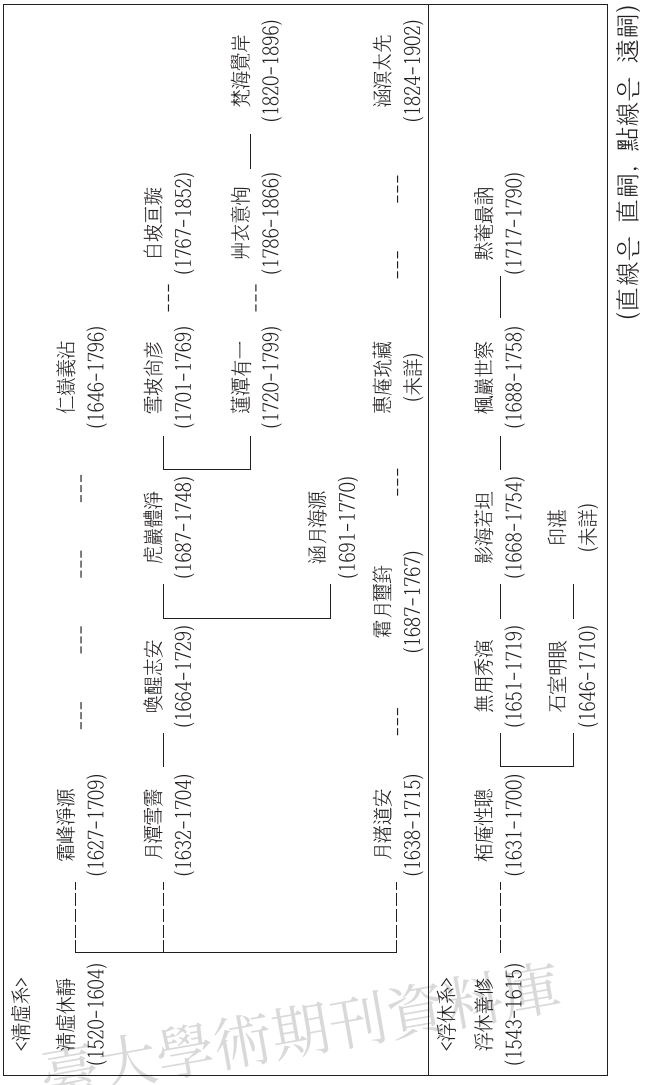
從 17 世紀中國《嘉興藏》的東亞傳入及其影響之角度來看，朝鮮佛教在《嘉興藏》佛典的復刻、改刻之層面上，與中國佛教有著很大的關連性。至於日本，由以《嘉興藏》為基礎出版的《黃檗藏》，其影響更大。因此，對於理解 17-19 世紀東亞佛教的同一性，《嘉興藏》可作為重要的關鍵詞。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本論文所提及主要僧侶的法脈及小傳

一、僧侶法脈

（本圖僅畫出文中所提及僧侶的法脈關係，直線表示法嗣直屬關係，虛線表示省略部分的法嗣關係）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高僧小傳

（一）清虛系僧侶

僧名	著作	小傳
清虛休靜（1520-1604）	《清虛堂集》、《禪教釋》、《禪教訣》、《雲水壇謁詞》、《三家龜鑑》、《禪家龜鑑》、《心法要抄》	清虛系的祖師，在智異山嗣續芙蓉靈觀。1592 年，隨著發生壬辰倭亂，不顧 73 歲的高齡，在國王（宣祖，1552-1608 年在位）的召喚下，被任命為八道十六宗都摠攝（統率僧軍的僧職），指揮五千餘名的義僧軍，帶頭展開救國活動。
霜峰淨源（1627-1709）	《禪源諸詮集都序分科》	從善天受具足戒，向玩月及秋馨學經論。30 歲時，繼承風潭義諶的法脈。
月渚道安（1632-1704）	《月渚集》	10 歲出家，繼承楓潭義諶的法脈。精通《華嚴經》，被稱為華嚴宗主。
喚醒志安（1664-1729）	《禪門五宗綱要》、《喚惺詩集》	15 歲出家，繼承月潭雪霽的法脈。1725 年在金堤金山寺主辦華嚴法會時，在全國吸引 1,400 餘名參加者。但是被誣陷為逆徒之首魁，流放到濟州島而入寂。
霜月璽錡（1687-1767）	《霜月大師詩集》	11 歲時在順天仙巖寺出家，繼承雪岩秋鵬的法脈。1754 年 3 月 16 日至 4 月 3 日，在仙巖寺主辦華嚴大會，參加法會的人多達 1,287 名，《海珠錄》記載當時參與法會者的名單。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僧名	著作	小傳
虎巖體淨（1687-1748）	-	15 歲時出家，繼承喚醒志安的法脈。駐錫於海印寺及通度寺，指導後學。
涵月海源（1691-1770）	《天鏡集》	14 歲時出家，繼承喚醒志安的法脈。晚年在安邊釋王寺教授後學。
雪坡尚彥（1701-1769）	-	19 歲時出家於禪雲寺。1770 年樂安澄光寺發生火災，《嘉興藏》復刻本《華嚴經疏鈔》的木板被燒毀，他從 1775 年開始重新刊刻，將木板安放於德裕山靈覺寺。
蓮潭有一（1720-1799）	《林下錄》、《諸經會要》、《釋典類解》	18 歲時於務安法泉寺出家。精通禪教，尤其以華嚴學大家所聞名。與浮休系的默庵最訥展開心性論諍。
仁嶽義沾（1646-1796）	《仁嶽集》	18 歲時於大邱龍淵寺出家，向碧峯和尚受具足戒。在大邱桐華寺的講院指導後學。
白坡亘璇（1767-1852）	《禪門手鏡》、《修禪結社文科釋》	1783 年在高敞禪雲寺準備科舉時所發心，翌年出家。與艸衣意恂展開禪論諍，以此為聞名。
艸衣意恂（1786-1866）	《禪門四辨漫語》	16 歲時出家於羅州雲興寺。對儒、道等皆通曉。曾批判白坡亘璇的《禪門手鏡》，展開禪論爭。
梵海覺岸（1820-1896）	《東師列傳》、《梵海禪師遺稿》	1833 年出家於海南大興寺，繼承縞衣始悟的法脈。據說其弟子中有 3 人傳授教法及 81 人傳授禪法。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浮休系僧侶

僧名	著書	小傳
浮休善修（1543-1615）	《浮休堂集》	浮休系的祖師，20 歲時出家，在智異山嗣續芙蓉靈觀。
栢庵性聰（1631-1700）	《栢庵集》、《緇門警訓註》、《淨土讚百詠》	在順天松廣寺宣揚浮休系。除了刊刻 1681 年漂流於荏子島的中國商船之《嘉興藏》佛典外，另刊行許多佛經。
無用秀演（1651-1719）	《無用堂集》、《無用堂遺稿》	出家於順天松廣寺。在樂安澄光寺的講席，以禪、教、念佛的三門指導後學。
石室明眼（1646-1710）	《百愚隨筆》	12 歲時出家於智異山德山寺。將華嚴圓教視為最好的教誨。晚年皈依念佛往生門，成立西方道場。
影海若坦（1668-1754）	《影海大師詩集抄》	10 歲時出家於高興楞伽寺，繼承無用秀演的法脈。1750 年主辦華嚴法會時，從全國各地雲集數千人。
楓巖世察（1688-1758）	-	出家於順天桐華寺，繼承影海若坦的法脈。在順天松廣寺指導後學。
默菴最訥（1717-1790）	《默庵集》	從 19 歲開始向順天松廣寺的楓巖世察學習禪、教。與蓮潭有一展開心性論諍，並撰寫《心性論》，卻未流傳。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二、1681 年傳入的韓國現存《嘉興藏》佛典

一、潭陽龍興寺收藏的《嘉興藏》佛典

（一）收藏始末

目前全羅南道潭陽龍興寺收藏 1681 年中國漂流船裝有的 70 冊佛典。龍興寺得以收藏《嘉興藏》佛典的原因與 1950-60 年代比丘和帶妻僧之間的紛爭有密切關係。自從解放後，為了清算日本帝國主義留下的文化，恢復韓國佛教的傳統，許多比丘否定當時在僧侶中佔據 80% 的帶妻僧，從此開始比丘與帶妻僧之間的紛爭浮出水面。該問題因為經過政治上的劇變及韓戰而停滯不前，但是韓戰以後，1954 年 10 月大統領李承晚（1875-1965）在談話文中說道「帶妻僧要從寺院退下，返還寺院的土地」，由此開始，國家權力介入其中。對此，以禪學院為中心，未婚的比丘們為了收回宗教的權力，組織「教團淨化運動推進準備委員會」，正式展開活動。當時掌握宗團的帶妻僧們主張以修道僧及教化僧分為比丘和帶妻僧的任務，反而，禪學院卻主張要收回宗教的權力。結果，該年 11 月 5 日 80 名的禪學院比丘們佔據位於首爾宗路的太古寺，掛上曹溪宗的招牌，對此，帶妻僧再次摘下曹溪宗的招牌，掛上太古宗的招牌。此後，雙方之間試圖掌握本山的行動持續不斷。

比丘和帶妻僧的矛盾也因此引起地方寺院的各種暴力事件，帶妻僧逐漸退出主要傳統寺院的住持職位，重新創建寺院，或移居於庵堂。在這過程中，受過傳統講院教育的部分帶妻僧帶出寺院收藏的佛教典籍，其代表事例為歷任海南大興寺住持的應松朴暎熙（1893-1990）收藏的佛典。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應松法師身為帶妻僧，1937-1954 年間歷任大興寺住持，在此期間，他為日本的戰爭展開募捐運動，向為慰問日本軍派遣的「北支皇軍慰問團」親自發送賀電。解放後，他卻開始出入金九（1876-1949）居住的京橋莊，又被選出政府樹立準備機構民主議院的佛教代表，並在 1947 年於東國大學講授佛教因明學。然而，因比丘和帶妻僧的紛爭，1954 年他卸任住持職位，居住於大興寺白華庵、光州雲泉寺及莞島新興寺等地，1990 年入寂，享耆壽 98 歲。

應松法師離開大興寺時，帶出大興寺表忠院收藏的古文獻及個人收藏的佛教典籍，以後在他輾轉多座寺院的期間，仍然帶著此典籍和文獻。應松法師收藏的部分典籍和文獻，除流入他人手中的文獻外，大部分典籍皆以遺物留給白雲（1934-2020）法師。

白雲法師從長城白羊寺的石山法師與釜山梵魚寺的東山法師得度，在華嚴寺、松廣寺、梵魚寺的講院，以「講主」培養後學。他出家於大興寺的末寺康津花芳寺，在他年幼時，跟着花芳寺的住持偶爾訪問大興寺，結識大興寺住持應松法師。此後他們的緣分便一直延續，當應松法師辭去大興寺住持一職隱居時，由白雲法師照顧他。後來，晚年的應松法師居住於莞島新興寺，直到入寂為止，由新興寺住持真愚法師照顧他。真愚法師亦為白雲法師的上佐（同門徒弟中具有最高地位的人），他將應松法師的遺物轉給白雲法師，後來此遺物再次轉至真愚法師，當時真愚法師擔任龍興寺的住持。由此，龍興寺得以收藏《嘉興藏》佛典。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龍興寺收藏《嘉興藏》佛典目錄（70 冊）

書名	卷數	出處（佛教記錄文化遺檔案 URL）
《佛本行集經》	卷 31-34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3_0001
《佛本行集經》	卷 35-4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3_0002&itemId=ABC_NC
《佛本行集經》	卷 46-5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3_0003&itemId=ABC_NC
《佛本行集經》	卷 56-6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3_0004&itemId=ABC_NC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	卷 1-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4_0001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	卷 6-1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4_0002&itemId=ABC_NC
《悲華經》	卷 6-1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9_0001
《大般泥洹經》	卷 1-6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5_0001
《大寶積經》	卷 86-9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4_0001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	卷 1-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5_0001
《佛說寶雲經》	卷 1-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6_0001

書名	卷數	出處（佛教記錄文化遺檔案 URL）
《佛說寶雲經》、《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	卷 6-7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6_0002&itemId=ABC_NC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 542-54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29_0001&itemId=ABC_NC
《添品妙法蓮華經》	卷 1-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1_0001&itemId=ABC_NC
《添品妙法蓮華經》	卷 6-8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1_0002&itemId=ABC_NC
《正法華經》	卷 1-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2_0001&itemId=ABC_NC
《正法華經》	卷 6-1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2_0002&itemId=ABC_NC
《妙法蓮華經》	卷 5-7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3_0001&itemId=ABC_NC
《大般涅槃經》、《佛說方等泥洹經》	卷上中下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6_0001&itemId=ABC_NC
《大般涅槃經》	卷 36-4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8_0001&itemId=ABC_NC

書名	卷數	出處（佛教記錄文化遺檔案 URL）
《南本大般涅槃經》	卷 11-1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7_0001&itemId=ABC_NC
《南本大般涅槃經》	卷 16-2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7_0002&itemId=ABC_NC
《南本大般涅槃經》	卷 26-3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7_0003&itemId=ABC_NC
《妙法蓮華經文句》	卷 1 上 -2 下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1_0001&itemId=ABC_NC
《妙法蓮華經文句》	卷 9 上 -10 下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1_0002&itemId=ABC_NC
《法華文句記》	卷 6 上 -7 中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2_0001&itemId=ABC_NC
《大涅槃經玄義》	卷上下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3_0001&itemId=ABC_NC
《正法念處經》	卷 11-1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27_0001&itemId=ABC_NC
《諸法無行經》	卷上下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28_0001&itemId=ABC_NC

書名	卷數	出處（佛教記錄文化遺檔案 URL）
《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	卷 1-9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44_0001&itemId=ABC_NC
《佛說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	卷 4-9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7_0001&itemId=ABC_NC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	卷 1-6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0_0001&itemId=ABC_NC
《佛說因緣僧護經》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1_0001&itemId=ABC_NC
《大乘入楞伽經》	卷 1-4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30_0001&itemId=ABC_NC
《佛說華手經》	卷 6-1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2_0001&itemId=ABC_NC
《佛說陀羅尼集經》	卷 1-3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8_0001&itemId=ABC_NC
《弘戒法儀》	卷上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9_0001&itemId=ABC_NC
《弘戒法儀》	卷下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49_0002&itemId=ABC_NC

臺大總圖典藏

書名	卷數	出處（佛教記錄文化遺檔案 URL）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	卷 151-15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0_0001&itemId=ABC_NC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	卷 17-22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4_0001&itemId=ABC_NC
《大方廣佛新華嚴經合論》	卷 96-10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5_0001&itemId=ABC_NC
《法苑珠林》	卷 31-33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6_0001&itemId=ABC_NC
《法苑珠林》	卷 34-3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6_0002&itemId=ABC_NC
《續燈存稾》	卷 5-6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7_0001&itemId=ABC_NC
《雲菴真淨禪師語錄》	卷 1-3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8_0001&itemId=ABC_NC
《雲菴真淨禪師語錄》	卷 4-6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8_0002&itemId=ABC_NC
《三峯藏和尚語錄》	卷 5-8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9_0001&itemId=ABC_NC
《三峯藏和尚語錄後序》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59_0002&itemId=ABC_NC

書名	卷數	出處（佛教記錄文化遺檔案 URL）
《天隱和尚語錄》	卷 1-4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60_0001&itemId=ABC_NC
《益州嵩山野竹禪師後錄》	卷 1-4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61_0001&itemId=ABC_NC
《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	卷 1-3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62_0001&itemId=ABC_NC
《徑山雪大師語錄》	卷 1-3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63_0001
《徑山雪大師語錄》	卷 4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363_0002&itemId=ABC_NC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	卷 11-14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52_0001&itemId=ABC_NC
《因明兼諸論》	《業成就論》等 9 卷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64_0001&itemId=ABC_NC
《說無垢稱經》	卷 1-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45_0001&itemId=ABC_NC
《菩薩戒義疏》	卷上下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54_0001&itemId=ABC_NC
《武周刊定眾經目錄》	卷 10-14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65_0001&itemId=ABC_NC

書名	卷數	出處（佛教記錄文化遺檔案 URL）
《觀自在菩薩怛縛多利隨心陀羅尼經》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46_0001&itemId=ABC_NC
《佛說七俱胝佛母心大准堤陀羅尼經》、《佛說七俱胝佛母准堤大明陀羅尼經觀行法》、《七俱胝佛母所說准堤陀羅尼經》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47_0001&itemId=ABC_NC
《佛說無畏授所問大乘經》	《佛說無畏授所問大乘經》等 8 卷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48_0001&itemId=ABC_NC
《破山禪師語錄》	卷 1-6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85_0001&itemId=ABC_NC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	卷 7-11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86_0001&itemId=ABC_NC
《百癡元和尚語錄》	卷 1-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87_0001&itemId=ABC_NC
《聚雲吹萬真禪師語錄》	卷上下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88_0001&itemId=ABC_NC

書名	卷數	出處（佛教記錄文化遺檔案 URL）
《三山來禪師語錄》	卷 1-5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89_0001&itemId=ABC_NC
《四分戒本如釋》	卷 1-3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51_0001&itemId=ABC_NC
《華嚴七字經》上、《華嚴七字經註》上下、《夢感佛說功德經》上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33_0001&itemId=ABC_NC
《佛說大灌頂神呪經》	卷 1-12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40_0001&itemId=ABC_NC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	卷 5-10	https://kabc.dongguk.edu/content/seoji?dataId=ABC_NC_00081_0001&itemId=ABC_NC

臺大佛學研究資料庫

二、靈光佛甲寺收藏的《嘉興藏》佛典

（一）收藏始末

1998 年，在調查靈光佛甲寺八相殿及冥府殿佛像的裝藏物品時發現《嘉興藏》佛典。在調查的當時，該書僅被判定為中國佛經（大部分都是缺本）。到 2008 年，筆者發表有關《嘉興藏》佛典傳入韓國的論文以後，被更正為《嘉興藏》佛典。

另外，在調查冥府殿佛像的裝藏物品過程中，發現〈冥府殿地藏十王造成記〉一文，由此查明冥府殿內佛像的製作年代為 1654 年，塑造佛像的人是 1635 年製作佛甲寺大雄殿木造三世佛坐像的無染及其弟子海心等人。而且透過八相殿佛像裝有的〈造成願文〉，確認八相殿佛像在於 1706 年由玉岑發願以楚卞為「首畵僧」塑造的。[56]

佛甲寺收藏的中國佛典確實為《嘉興藏》，然而，藏於冥府殿佛像的《嘉興藏》佛典，究竟是否為 1681 年隨漂流船傳入朝鮮，對此需要更進一步地考察。通常佛典是在製作佛像時放入，由於八相殿佛像造於 1706 年，所以極有可能將八相殿佛像內的《嘉興藏》佛典視為 1681 年傳入。然而，1654 年塑造的冥府殿佛像裡，為何也裝有 1681 年傳來的《嘉興藏》佛典？筆者認為，即使冥府殿的佛像素作於 1654 年，也可能在 1706 年製作八相殿佛像時，或之後的某個時間點重新進行冥府殿佛像的裝藏。此外，1681 年以前，沒有《嘉興藏》傳入朝鮮的任何紀

[56] 崔聖銀（최성은），〈조선후기 佛甲寺 불교조각의 일고찰〉（朝鮮後期佛甲寺佛教雕像的考察），《書誌學報》第 35 號（2010 年 6 月），頁 119-157；劉根子（유근자），〈영광 불갑사 명부전의 지장삼존상과 십왕상 연구〉（靈光佛甲寺冥府殿的地藏三尊像及十王像研究），《南道文化研究》第 34 號（2018 年 6 月），頁 221-255。

錄，再加上八相殿佛像的裝藏物品已被確定為《嘉興藏》，因此，將佛甲寺收藏的所有《嘉興藏》佛典視為 1681 年傳入，似乎是較為合理的推論。

既然如此，《嘉興藏》佛典如何傳入佛甲寺？值得關注的是，栢庵性聰首次聽到漂流船的消息而開始收集《嘉興藏》時，他就居住在佛甲寺。[57] 由此推測，雖然性聰將收集的《嘉興藏》佛典移至樂安澄光寺刊刻，但是在此過程中，部分《嘉興藏》佛典被留在佛甲寺，1706 年前後進行佛像的裝藏時，便將該書奉安於佛像裡。

（二）佛甲寺收藏《嘉興藏》佛典目錄（23 冊）

書名	卷數	出處（裝藏）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	卷 26-30	冥府殿佛像裝藏物品
《大般涅槃經》	卷 31-35	
《妙法蓮華經》	卷 5-7	
《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	卷 1-6	
《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	卷 7-10	
《菩薩地持經》	卷 1-4	
《大般涅槃經疏》	卷 30	
《大般涅槃經玄義》	卷上下	
《法華經安樂行義》		
《涅盤玄義發源機要》	卷 1-5	

[57] 參見註 1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名	卷數	出處（裝藏）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上中下	八相殿佛像裝藏物品
《佛說大孔雀呪王經》	卷上中下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附《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前啟請法》一卷）	卷上中下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卷 1-4	
《攝大乘論釋》	卷 21-25	
《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	卷 6-1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	卷上下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	卷上中下	
《大乘阿毗達磨集論》	卷 1-5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	卷上中下	
《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讚述》		
《妙法蓮華經優波提舍》	卷上下	
《鐔津文集》	卷 5-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原典

（一）「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原典

* 東國大學佛教學術院，「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KABC）」網站，https://kabc.dongguk.edu/index。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3 日。引用 KABC 文獻時，依資料庫名稱、書名、經號、頁數、行數之順序記錄，如：（ABC, NC, no. 00012_0001, p. 63, 7）。ABC 是資料庫名稱「佛教記錄文化遺產檔案」（The Archives of Buddhist Culture）的簡稱。NC 指的是「新集成文獻」（Newly Collected Buddhist Literature），是收入 ABC 資料庫中的一種佛教文獻集成資料庫。00012_0001 是屬於「新集成文獻」的文獻號碼。以下詳細列出各經資訊：

朝鮮・無用秀演，〈重刊華嚴法界觀門跋〉，唐・宗密注，《注華嚴法界觀門》，1713 年刊本，ABC, NC, no. 00012_0001。

朝鮮・栢庵性聰，〈刻起信論疏記會編叙〉，朝鮮・栢庵性聰會編，《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編》，1695 年刊本，ABC, NC, no. 01765_0001。

元・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卷 34、卷 40，1695 年刊本，ABC, NC, no. 01816_0009、no. 01816_0010。

朝鮮・栢庵性聰，〈華嚴懸談會玄記跋文〉，元・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1695 年刊本，ABC, NC, no. 01816_0010。

朝鮮・臥雲信慧，〈重刻四分律序〉，明・弘贊繹，《四分戒本如釋》，1769 年刊本，ABC, NC, no. 01920_0001。

朝鮮・晚覺，〈四分律七聚大目抄說〉，朝鮮・晚覺編，《四分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律略目》，1691 年刊本，ABC, NC, no. 01923_0001。
朝鮮・晚覺，〈重刻戒經說〉，朝鮮・晚覺編，《四分律略目》，1691 年刊本，ABC, NC, no. 01923_0001。
朝鮮・石室明眼，〈新刻華嚴經疏鈔後跋〉，唐・實叉難陀譯，澄觀撰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卷 80，1690 年刊本，ABC, NC, no. 01957_0066。
朝鮮・剋聰，〈刊百法論後跋〉，唐・玄奘譯，明・德清述，《大乘百法明門論》，1750 年刊本，ABC, NC, no. 02548_0001。
朝鮮・無用秀演，〈重刊因明論跋〉，唐・玄奘，明・真界集解・《因明入正理論解》，1714 年刊本，ABC, NC, no. 02555_0001。
朝鮮・栢庵性聰，〈重刻金剛經疏記會編序〉，唐・宗密述疏，宋・子璿錄記，清・行策會編，《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1686 年刊本，ABC, NC, no. 03210_0001。
朝鮮・佚名，〈禪源諸詮集都序跋文〉，唐・宗密述，《禪源諸詮集都序》，1694 年刊本，ABC, NC, no. 03127_0001。
朝鮮，晦庵定慧，〈刊華嚴經懸談疏科目序〉，唐・澄觀排定，《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1739 年刊本，ABC, NC, no. 03269_0001。
朝鮮・碧梧初烱，〈准提經序〉，明・謝于教著，《准提淨業》，1724 年刊本，ABC, NC, no. 03461_0001。
朝鮮・龍谷一諶，〈後跋〉，明・謝于教著，《准提淨業》，1724 年刊本，ABC, NC, no. 03461_0001。
朝鮮・涵月海源，〈重刻金剛經疏記序〉，唐・宗密述疏，宋・子璿錄記，清・行策會編，《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1752 年刊本，ABC, NC, no. 05045_000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宗密述疏，宋・子璿錄記，清・行策會編，《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卷 6，1752 年刊本，ABC, NC, no. 05046_0001。

朝鮮・涵月海源，〈重刊起信論筆削記序〉，宋・子璿錄，《起信論疏筆削記》，1769 年刊本，ABC, NC, no. 05080_0001。

（二）其他原典

朝鮮・栢庵性聰，〈淨土寶書序〉，朝鮮・栢庵性聰編，《淨土寶書》，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編纂委員會編，《韓國佛教全書》冊 8，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1993 年。

朝鮮・霜峰淨源，〈唐本對校後跋〉，唐・宗密述，朝鮮・霜峰淨源編，《禪源諸詮集都序分科》，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委員會編，《韓國佛教全書》冊 8，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1993 年。

朝鮮・佚名，〈栢庵堂性聰大禪師碑文陰記・略譜〉，收入李智冠（이지관）編，《韓國高僧碑文總集》，首爾：伽山佛教文化研究院，2000。

朝鮮・金相福，〈栢庵堂性聰大禪師碑文〉，收入李智冠（이지관）編，《韓國高僧碑文總集》，首爾：伽山佛教文化研究院，2000。

朝鮮・栢庵性聰，〈與九峰普賢寺僧〉，《栢庵集》卷上，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編纂委員會編，《韓國佛教全書》冊 8，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1993 年。

朝鮮・蓮潭有一，〈重刊華嚴經後序〉，《蓮潭大師林下錄》卷 3，收入東國大學校韓國佛教全書編纂委員會編，《韓國佛教全書》冊 10，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1993 年。

朝鮮・蔡濟恭，〈高敞禪雲寺雪坡堂尚彥大師碑文〉，收入李智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冠（이지관）編，《韓國高僧碑文總集》，首爾：伽山佛教文化研究院，2000 年。

朝鮮．《正祖實錄》，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影印縮刷版朝鮮王朝實錄》冊 45，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0 年。

朝鮮．《成宗實錄》，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影印縮刷版朝鮮王朝實錄》冊 12，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80 年。

朝鮮．《肅宗實錄》，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影印縮刷版朝鮮王朝實錄》冊 38，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81 年。

二、專書

金龍泰（김용태），《조선후기 불교사 연구》（朝鮮後期佛教史研究），首爾：신구문화사，2010。

默潭大宗師文集刊行委員會，《默潭大宗師文集》，首爾：民族社，1999。

三、期刊論文

陳玉女，〈明清嘉興楞嚴寺《嘉興藏》之刊印與其海內外流通〉，《佛光學報》新 6 卷第 1 期，2020 年 1 月，頁 123-204。

李相伯（이상백），〈『佛祖三經』의 성립과 저본에 관한 고찰〉（關於《佛祖三經》的成立與底本之考察），《書誌學研究》第 53 輯，2012 年 12 月，頁 155-178。

李美亭（이미정），〈명말 강남 사대부의 佛學 유행과『嘉興大藏經』開版〉（明末江南士大夫的佛學流行及《嘉興大藏經》開版），《明清史研究》第 42 卷，2014 年 10 月，頁 65-99。

李智冠（이지관），〈한국불교승가교육의 사적고찰〉（韓國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佛教僧伽教育歷史的考察），《佛教學報》第 18 輯，1981 年 8 月，頁 61-76。

李鍾壽（이종수），〈應松 朴暎熙 所藏 불교문헌의 종류와 가치〉（應松朴暎熙所藏佛教文獻的種類與其價值），《佛教學報》第 68 輯，2014 年 7 月，頁 293-319。

李鍾壽（이종수），〈숙종 7 년 중국선박의 표착과 栢庵性聰의 佛書刊行〉（肅宗 7 年中國船的漂流與栢庵性聰的佛經刊行），《佛教學研究》第 21 號，2008 年 12 月，頁 259-295。

李鍾壽（이종수），〈조선후기 華嚴學의 유행과 그 배경〉（朝鮮後期華嚴學的流行與其背景），《書誌學研究》第 42 卷，2015 年 3 月，頁 59-82。

李鍾壽（이종수），〈조선후기『嘉興大藏經』의 復刻〉（朝鮮後期《嘉興大藏經》的復刻），《書誌學研究》第 56 號，2013 年 12 月，頁 327-352。

李鍾壽（이종수）、李在雨（이재우），〈담양 용흥사의 역사와『용흥사사적』〉（潭陽龍興寺的歷史及《龍興寺事蹟》），《南道文化研究》第 51 輯，2024 年 4 月，頁 105-118。

林基榮（임기영），〈安邊 釋王寺 刊行 판본의 서지적 연구〉（安邊釋王寺刊行版本的書目研究），《書誌學研究》第 54 號，2013 年 6 月，頁 295-375。

金龍泰（김용태），〈‘浮休系’의 계파인식과 普照遺風〉（「浮休系」的派系認識與普照遺風），《普照思想》第 25 號，2006 年 2 月，頁 315-359。

南都泳（남도영），〈韓國寺院教育制度（中）〉，《歷史教育》第 28 輯，1980 年 11 月，頁 25-6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姜炫燦（강현찬），〈조선후기『華嚴經疏鈔』의 板刻과〈靈澄二本對校〉본의 의의〉（朝鮮後期《華嚴經疏鈔》的刊刻及〈靈澄二本對校〉本的意義），《韓國思想史學》第53卷，2016年8月，頁81-121。

姜順愛（강순애），〈靈光 佛甲寺 八相殿의 腹藏典籍考〉（靈光佛甲寺八相殿的腹藏典籍考）《書誌學研究》第32號，2005年12月，頁61-105。

徐秀晶（서수정），〈海印寺 白蓮庵 佛書의 전래와 그 특징〉（海印寺蓮庵佛書的傳入與其特徵），《書誌學研究》第81號，2020年3月，頁157-190。

徐秀晶（서수정），〈『禪源諸詮集都序』의 刊行과 유통판본 고찰 - 중국과 한국 유통본을 중심으로〉（《禪源諸詮集都序》的刊行與流通版本考察——以中國與韓國的流通版本為中心），《韓國佛教學》第59號，2011年2月，頁197-236。

高姬淑（고희숙），〈한국불교 講院 沙彌科 教材의 서지적 연구〉（韓國佛教講院沙彌科教材的書目研究），《書誌學研究》第10輯，1994年12月，頁235-275。

崔聖銀（최성은），〈조선후기 佛甲寺 불교조각의 일고찰〉（朝鮮後期佛甲寺佛教雕像的考察），《書誌學報》第35號，2010年6月，頁119-157。

趙明濟（조명제），〈栢庵性聰의 佛典 편찬과 사상적 경향〉（栢庵性聰的佛典編纂與其思想傾向），《역사와 경계》（歷史與境界）第68卷，2008年9月，頁89-114。

劉根子（유근자），〈영광 불갑사 명부전의 지장삼존상과 십왕상 연구〉（靈光佛甲寺冥府殿的地藏三尊像及十王像研究），《南道文化研究》第34號（2018年6月），頁221-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255。

Lee, Jong-su, “Accidental Influence of a Chinese Canon on Korean Buddhism: The Jiaxing Canon, Its Transmission Effec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Journal of Korean Religions* 14, no.2 (October 2023): 27-56.

四、專書論文

李慈郎（이자랑），〈默潭大宗師의 律學과 行〉（默潭大宗師的律學與行），收入묵담대종사문도회編，《默潭大宗師，그의 禪，教，律》（默潭大宗師，他的禪、教、律），濟州島：묵담대종사문도회，2017 年，頁 119-142。

陳玉女，〈장경과 동아시아 해양무역 - 명청『가흥장』의 조선 왕조 유통을 예로〉（藏經與東亞海貿：以明清《嘉興藏》的朝鮮王朝流通為例），收入國立海洋博物館編，《불교문명 교류와 해역세계》（佛教文明交流與海域世界），釜山：國立海洋博物館，2021 年，頁 210-261。

五、學位論文

李美亭（이미정），《明末『嘉興大藏經』編修와 江南 居士》（明末《嘉興大藏經》的編修與江南居士），首爾：東國大學校碩士論文，2011 年。

姜炫燦（강현찬），《조선후기『華嚴經疏鈔』의 板刻과 華嚴學의 성행》（朝鮮後期《華嚴經疏鈔》的刊刻與華嚴學的盛行），首爾：東國大學校碩士論文，2015 年。

六、網路資源

朝鮮・佚名，〈重刊四十二章遺教二經跋〉，宋・守遂註，明・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童補註，《佛說四十二章經註》，1718 年刊本，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韓國古文獻綜合目錄（KORCIS）」網站，見 https://reurl.cc/xaVLz1，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9 日。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Public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Jiaxing Tripitaka Buddhist Text during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Jong-su Lee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printing and republication of the Jiaxing Tripitaka Buddhist texts, initially brought to Joseon by a Chinese drifting ship in 1681, and assesses their impact on the Joseon Buddhist community. This article holds academic significance as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reprinting and republishing processes of the Jiaxing Tripitaka Buddhist texts, shedding light on their introduction and subsequent influence.

In June 1681, during a typhoon, a Chinese merchant ship found itself stranded on Imjado Island in Jeolla Province. Baekam Seongchong, residing in a nearby temple, was informed of Buddhist books that had washed ashore from the ship. He gathered the books and transported them to Jingguang Temple in Nakan. There, he initiated the reprinting and republication proces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materials related to Buddhist education. Following Seongchong's passing,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Jiaxing Tripitaka Buddhist books were reproduced, totaling 22 different types and comprising 249 volumes, as identified thus far.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chon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impact of the Jiaxing Tripitaka Buddhist texts on the Joseon Buddhist world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main areas. Firstly, they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ructured system for Buddhist education. Secondly, they facilita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Avatamsaka Sutra*. Lastly, the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ct of Buddhist Commandments.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Jiaxing Tripitaka Buddhist books by Seongchong, focusing on Buddhist educational materials, facilitated a unified study approach across the country. Among these materials, the study of the *Commentaries on the Avatamsaka Sutra* emerged as particularly active, leading to a widespread trend in *Avatamsaka Sutra* studies. Throughout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e books concerning Buddhist Commandments from the Jiaxing Tripitaka were reprinted multiple times, contributing to a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precepts and the subsequent restoration of the Sect of Buddhist Commandments. Therefo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transmiss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Jiaxing Tripitaka in 1681 revitalized the Buddhist community in Joseon.

Keywords: The Jiaxing Tripitaka, Chinese drifting ship, Buddhist education system of Joseon Buddhism, *Avatamsaka Sutra* studies, the Sect of Buddhist Commandment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